

文

選

四

文選卷第九

梁昭明太子撰

森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叅軍事崇賢館直學士吉澤善注上

畋獵下

楊子雲長楊賦一首

并序

潘安仁射雉賦一首

紀行上

班叔皮北征賦一首

曹大家東征賦一首

畋獵



長楊賦一首 并序

揚子雲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

善曰明年謂作羽獵賦之明年即校獵之年也

班固敘作賦之明年漢書成紀曰元延二年冬幸長楊宮縱胡客大校獵是也七略曰羽獵賦永始三年十二

月上然永始三年去校獵之前首尾四載謂之明年疑班固誤也又七略曰長楊賦綏和元年上綏和在

後四歲無容元延二年校獵綏和二年賦又疑七略誤蔡邕曰上者尊位所在呂忱曰誇大言也說文曰誇誕

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

善曰冬將校獵故秋先命之也爾雅曰命告也漢書曰武帝以

右內史更名右扶風扶風在涇州界南山終南山也

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歐漢

中善曰褒斜谷名已見上漢書有弘農郡武帝置又有漢中郡秦置

張羅罔罟罾捕熊

罷豪豬虎豹狢獾狐兔麋鹿

善曰山海經曰狢白毛毛大獸其狀如豚

如筭而黑端以毛射物名豪豪也廣雅曰狢雌也尾長四五尺郭璞爾雅注曰獾似獮猴豹形如虎而圓文鄭

玄曰鳥罟曰羅狝又切獲九縛切載以檻車善曰劉熙釋名曰檻車上施欄檻以格猛獸亦囚禁罪人

或曰檻車有封檻也漢書音義曰輸長楊射熊館善曰三輔黃圖曰長楊宮有射熊館

在盤李奇曰陸遮禽獸以網為周陸陸音祛縱禽獸其中令胡

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服虔曰令胡客自取其得也善曰廣雅曰

搏擊也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

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

以風章昭曰翰筆也善曰翰林文翰之多若林也詩大雅曰有壬有林君也此云林即文翰林猶儒林之

義也胡廣六傳上為儒雅之林是也說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王之養民也仁露

而恩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

CWT 173/04

右襲斜

顏師古曰動不為身言憂百姓也山海經曰崧梁之山西六十里曰太華山今在弘農縣華陰西

也長安東故言左高五十里善曰太華已見西都賦

廣採截薛而為弋紆南山

以為置

服虔曰截薛山名也孟康曰在池陽北顏師古曰截薛即今謂差義也善曰說文曰弋歷也又曰

紆誦也採音卓

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躡

陸錫戎獲胡

漢書音義曰躡聚也顏監曰躡足躡也善曰錫戎獲胡言以禽獸錫戎令胡自獲之

胡戎一也變文耳躡音萃方言曰躡跳躍也

搯熊羆拖豪豬

善曰搯拖已見西都賦木

擁槍纍以為儲胥

顏師古曰胥須也言有儲畜以待所須也蘇林曰木擁柵其外又以竹槍纍

為外儲胥也章昭曰儲胥蕃落之類也槍七羊切纍力委切

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

雖然亦頗擾于農人三旬有餘其虜至矣而功不圖

善曰

古今字詁曰虜今勤字也爾雅曰圖謀也凡人之所為皆有所圖今則百姓甚勞而無所圖言勞而無益也慎子

曰無法之功勞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為娛樂之游內之則

不以為乾豆之事豈為民乎哉善曰禮記曰天子無事歲三田一為乾豆也

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善曰玄默謂幽玄恬默也玄默已見魏都賦澹

泊與澹泊同已見子虛賦今樂遠出以露威靈善曰露暴露也數搖動以罷

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也蒙竊惑焉善曰周易曰蒙者蒙也韓康伯曰蒙

年獵少之象也前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之茲耶善曰孔安國尚

書傳曰吁疑怪之辭也若客所謂知其一未睹其二見其外不識

其內也善曰莊子曰識其一不知其外僕嘗倦談不能一二

其詳善曰毛萇詩詳審也請略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善曰廣雅

曰都凡也顏監曰凡大指也張晏曰切近也覽其近於義也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

彊秦封豕其土竅窳其民斲金齒之徒相與摩牙而爭

之應劭淮南子注去堯之時竅窳封豕斲齒皆為人害

食人李詩曰以喻秦貪婪殘食其人也晉庾亮五尺似鑿亦

灼曰鑿齒之徒謂六國竅烏黠切窳音庾豪俊麀沸雲

擾羣黎爲之不康甚也廣雅曰麀音雲之擾言亂之

曰康安也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

關服虔曰隨天斗極運轉也善曰毛詩曰乃瞻西顧孔

安國尚書傳曰奉天成命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

斗機爲政也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天官星占曰北辰

一名天關又星經曰橫鉅海漂昆侖善曰橫度大海也

牽牛神一名天關提劍而叱之所過靡城擗邑下將降旗顏監曰擗舉

篇曰擗拍取也善曰鄭玄禮記注一日之戰不可殫記

曰擗之言芟也字林曰擗山搯切

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飢不及餐善曰頭蓬髮亂如蓬也鞮整生

蟣蝨介冑被霑汗善曰說文曰鞮整首錯也鞮子曰攻戰無已甲冑生蟣蝨鄭玄禮記注曰

介被甲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冑兜整也鞮整即以為萬

姓請命乎皇天善曰淮南子曰高皇帝奮袂執銳以為百姓請命于皇天家語曰孔子曰分於

道謂之命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為人迺展人之所詘振人之所乏善曰

賈逵國語注曰振救也規億載恢帝業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恢大也

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善曰高祖五年誅羽自六年至十二年崩凡七載爾雅曰

密靜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善曰隨風乘流言順從高

祖之風躬服節儉緋衣不弊革鞜不穿善曰言不穿不

輜書東方朔曰孝文帝身衣弋緋之衣履革舄六大履輜曰堯衣履不弊盡不更為服履曰輜舄也音沓

不居木器無文

善曰晏子曰土事不鏤

於是後宮賤瑇瑁而

疏珠璣

善曰廣雅曰疏亦賤也字書曰疏遠也璣小珠也音祈

却翡翠之飾除彫琢之

巧

善曰兩雅曰王謂之琢也

惡麗靡而不近斤芬芳而不御

善曰廣雅曰斤推也

抑止絲竹晏行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

善曰

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晏行邪聲也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衍弋戰切幼一笑切眇音妙

是以

玉衡正而太階平也

韋昭曰玉衡北斗也善曰春秋蓮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衡元命苞曰常不易玉衡正太階平

出黃帝六符經已見魏都賦

其後熏鬻南作虐東夷橫畔

服虔曰熏鬻克時句

奴也東夷東越也一云呂嘉殺其國王羌戎睚眦閩越

相亂

晉灼曰睚眦皆睚目貌也又猜忌不和貌善曰漢書曰立無諸為閩越王又曰武帝建元四年尉他孫

胡為南越王閩越王遐眠為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

郢興兵擊南越邊邑

曰眠音萌
萌人也

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

善曰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迺命驃衛

應劭曰驃驃騎霍去病也衛衛青也善曰漢書曰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凡六出擊匈奴又

曰衛青字仲卿為大將軍凡七出擊匈奴汾法沸渭雲合雷發

善曰汾法沸渭眾盛貌也

汾音紛焱騰波流機駭蠶軼

善曰爾雅曰扶搖謂之颺機駭蠶軼言其疾也焱與

颺古字疾如奔星擊如雷霆碎轅輻破穹廬

應劭曰脩余吾

北鮮之山多馬鮮水出焉而北經余吾水應劭曰

曰在朔方北鄭氏曰折其骨使脩脩字遂躡平王庭

曰在朔方北鄭氏曰折其骨使脩脩字

楚辭注曰躡踐也

歐橐駝燒燠蠡

張晏曰蠡蠡乾酪母

也張揖曰燠蠡山名

分芻單于磔裂屬國

韋昭曰芻割也音如

犁顏師古曰九言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朝善曰單于
匈奴王號漢書曰單于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
也廣雅曰殊張也漢書曰置屬國以處匈奴夷阮谷拔鹵
奴降者韋昭曰外國羌胡來屬漢者也

莽刊山石

善曰毛詩傳曰夷平也鹵莽中生草莽也說
文曰鹵西方鹵地也鄭玄禮記注曰刊削也

以通道

石 蹂屍與廝係累老弱

服虔曰蹂尸踐尸也顏
師古曰死則蹂踐其尸

破傷者輿而行如淳曰與廝輪踐其廝徒也善曰咬鉞
賈逵國語注曰係繫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累係也

癩者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

如淳曰咬括也孟康曰癩
者馬脊脊創癩處善曰如

氏之說以為箭括及鉞所中皆為創癩於馬脊孟氏以
為者被金鏃過傷者甚衆也服虔曰者鬣傷者或予積

內未出其瘡如含然或箭插其項未拔蘘若鬣焉孔安
國尚書傳曰淫過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夷傷也吮辭究

切皆稽顙樹頷扶服蛾伏

如淳曰叩頭時項下向則頷
樹上向也章昭曰頷音蛤善

曰說文曰匍匐手行也扶服與匍匐
音義同蛾伏如蟻之伏也蛾古蟻字
二十餘年矣尚不

敢惕息

善曰漢書曰漢不復出兵擊匈奴三年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邊二十餘年匈奴極苦之

單于常欲和親賈逵國語注曰惕疾也說文曰息喘也

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善

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也

迴戈邪指南越相夷

善曰漢書曰南

越王胡上書曰今東越擅興兵侵臣天子為興師往討閩越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廣雅曰夷滅也靡

節西征羌棘東馳

服虔曰節所杖信節也善曰漢書音是以

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

善曰絕遠也

自上仁所不化茂德

所不綏

善曰尚書曰有夏先右方拊厥德

莫不躋足抗首請獻厥珍

服虔

曰躋舉足也音矯

使海內澹然

善曰廣雅曰澹安也徒濫切

永亡邊城之災

金革之患

善曰史記士篤曰邊城少寇禮記子夏曰三年之喪卒金革之事無避也禮獻今朝

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沈浮洋

溢八區

善曰英華草木之美者故以喻帝德焉流淨言多也禮斗威儀曰帝者得其英華王者得其根

方之區也

普天所覆莫不沾濡

善曰禮記曰天之所覆難蜀父老曰羣生悉濡

矣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為事罔隆而

不殺物靡盛而不虧

善曰廣雅曰意疑也鄭玄周禮注曰殺滅也文子曰物盛則衰故

平不肆險安不忘危

服虔曰肆弃也顏監云肆放也不放心於險也善曰孫卿子曰平則

慮險安則慮危迺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

善曰言時不常也穀梁傳曰有年五

穀皆熟為有年方言曰西秦之間相勸曰聳竦與聳古字通

振師五柝習馬長楊

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也

簡力狡獸校武票禽

善曰爾雅曰簡

蓋屋有五柝宮也柝音作

簡力狡獸校武票禽

善曰爾雅曰簡

登南山瞰烏弋

晉灼曰萃集也服虔曰三十六國烏弋最在西北西域傳曰去長安萬二千二百

遠國語注曰校考也票禽輕疾之禽也匹妙切

迺萃然

里其地暑熱莽平近日所
入善曰廣雅曰瞰視也
西厭月蝓東震日域服虔曰

月所生也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曰厭服也爾
雅曰震懼也日域日出之域也厭一涉切
又恐後代

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為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

而不禦也顏監曰禦止也善曰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

章句曰四平日陵是以車不安朝日未靡旂從者彷彿

散屬而還韋昭曰不暇稅駕支車也張晏曰從者彷彿

日未靡旂言日未移旌旗之影也委屬而還謂委釋其

事連屬而迴還也張以釋焉委朝如振切彷彿或作髣

髣散古委字亦所以奉太尊之列導文武之度善曰太

也爾雅曰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善曰三王之田文

上文尚書帝曰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韋昭曰耰所以

曰摩田器也晉灼云以耒推塊曰耨善曰工
女功也漢書鄭食其曰農夫釋耒工女下機

女莫違

善曰毛詩序曰婚姻
失時男女多違也

出凱弟行簡易

善曰毛詩
曰愷悌君

子人之父母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
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矜劬勞休

力役

善曰毛萇詩傳曰矜憐也毛詩曰之子于征
劬勞于野矜憐子曰罕與力役無奪農時

見百

年存孤弱

善曰禮記曰百年者就見之說文曰孤帥與之
存恤問也春秋說題辭曰存恤幼孤

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磬之虞

孟

曰碣磬之虞刻猛獸為之故其形碣磬而盛怒也善曰
鄭玄禮記注曰鞀如鼓而小有柄實至搖之以奏樂碣

一鞀切鞀音

鞀鞀徒刀切

韋昭曰拈也鳴

為擊善曰賈逵國語注曰掉搖也八列

球玉磬也古文隔

張揖曰允信也鏢美也言酌信美以當酒帥禮樂以為
有善曰毛詩曰允矣君子辰也大成又曰於鏢王師又

曰君子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善曰毛詩曰雍雍在宮肅肅在

樂胥朝又曰受天之祐爾雅曰祐福也音佑歌投頌吹合雅服虔曰聲之相投也其勤若

此故真神之所勞也張揖曰詩云愷弟君子神所勞矣方將俟元符灼

曰元符大瑞也以禪梁甫之基增泰山之高史記管子曰古者禪梁甫

甫之事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張晏曰往號三五也善曰李軌法言注曰五帝

三王延光至今不絕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杭稻之地周流黎

粟之林蹂踐芻蕘誇詡衆庶盛抗攬之收多麋鹿之獲

哉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浮過也說文曰杭稻屬也聲類以為杭不黏稻也漢書東方朔曰涇渭之南又有

杭稻說文曰芻草薪也毛萇詩傳曰謂大也且盲者不見

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善曰莊子南榮趺曰盲者不能自見賈逵國語注曰八寸

曰起孟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古客徒愛胡人之獲我

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善曰說文曰言未卒墨

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以能及也

善曰體猶法也迺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善曰體記曰昭然若

通廓除貌

射雉賦

潘安仁善曰射雉賦序曰余徙家于琅邪其俗實善射聊以講肄之餘暇而習嬉

翳之事遂樂而賦之也

徐爰注媯者少養雉子至長狎人能招引野雉因名曰媯翳者所隱以射者

也晉邦過江斯藝乃廢歷代迄今寡能殫事嘗覽茲賦昧而莫曉聊記所聞以

備遺

涉青林以游覽兮樂羽族之羣飛

樂羽翻之類或羣或飛飲啄恣性也善曰

七發曰游涉乎雲林薛君韓詩章句

聿采毛之英麗兮

有五色之名翬

聿述也述序羽族之中采飾英麗莫過翬也翬神也伊洛以南素質五采皆備

成章曰翬英者雄果之目名者聲聞

厲耿介之專心兮

麥雄豔之姱姿

厲嚴整也耿介專一也麥豐也姱好也豔色曰豔言雉嚴整其不羣之性奮揚

其雄豔之貌見敵必戰不容他雜此之謂英麗也麥赤氏切姱苦瓜切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雉耿介之鳥也

巡丘陵以經略兮畫墳衍而分畿

巡行也言周行立陵因其墳衍以為疆界

分而護之不相侵越也青幽之間土高且大者通之曰墳雉一界之內要以一雄為主餘者雖衆莫敢鳴鶴也

此以上言雉之形性也善曰左傳楚無宇曰天子經略廣雅曰巡略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分其圻界圻與畿

同於時青陽告謝朱明肇授時四月也善曰爾雅曰春

青春受謝王逸曰謝去也靡木不滋無草不茂具草木初莖蔚其曜新

陳柯槭以改舊柯變其舊色言新舊成也槭彫柯貌

也所天泱泱以垂雲泉涓涓而吐溜音英涓古玄切善

曰毛詩曰英英白雲毛萇曰英英白雲貌決與英古字

通家語金人銘曰涓涓不壅終爲江河溜水沛貌也

麥漸漸以擢芒雉嘯嘯而朝鳴漸含秀之貌也微

雉聲也又云雉之朝鳴尚求其雌雉鳴則云求牡及其朝鳴

年以滿爲誤用也案詩有嘯雉鳴則云求牡及其朝鳴

則云求雌今云嘯雉朝鳴者互文以舉雄雌皆鳴

也此以上序節物氣候雉可射之時也鷹以少切 巧箱

籠以揭驕睨驍媒之變態揭驕志意肆也箱籠竹器盛

圓而疎盛媒器籠形者養鳥宜固也箱密者不欲令見

明也言感辰景之韶淑樂山梁之榮茂悟羣雉之奮逸

思聘藝之肆志顧視箱籠詳察驍嫺恣睢揭驕意願得也楚辭揭驕字作拈矯揭居傑切睨音詣善曰楚辭曰

意恣睢以拈矯王逸曰奮勁駁以角槎隣悍目以旁睩

散脛也角邪也槎斫也悍突也隣視貌睩視也奮其堅

勁之脛以利距邪斫隣其剛矣之目以旁視其敵也駁

苦文切槎千荷切隣力新切睩力代鸞綺翼而輕揭灼

切善曰曹植鬪雞詩曰悍目發朱光鸞綺翼而輕揭灼

繡頸而袞背鬪文章貌也詩云有鸞其羽翼如綺文袞則赤也揭壯也灼盛貌也頸毛如繡背如

袞章言五采備也輕勃呈陛鬱軒翥以餘怒思長鳴以效

能鬱暴怒也軒起望也方言云翥舉也鬱然暴怒軒舉

長鳴思見野敵效其才能也此以上言媒之形勢能

怒代爾乃擊場拄翳停僮葱翠擊者開除之名也今僮人通有此

聞有堆聲便除地為場拄翳於草停僮翳貌也葱翠綠

鬣色也擊步何切拄株庾切善曰廣雅曰擊除也

柏參差文翻鱗次蕭森繁茂婉轉輕利翳上加木枝衣之以葉上

則蕭森下則繁茂而實網
縹料戾以徹鑿表厭躡以密

繆輕利也婉轉綢繆之稱
衰料戾以徹鑿表厭躡以密

緻料戾小而徹也厭躡重而密也
翳外觀密緻與草木無別內視洞徹多所概見也此以上序翳之形飾厭

於輒恐吾游之晏起慮原禽之罕至
謂之游游者言可與游也言既其場柱翳又恐媒起不早野雉

企想分倦目以寓視
企想雉出專視草際心為之疲目為之倦也此以上言柱翳之後遷

獲之意也善曰說文曰企舉踵也左氏傳
楚子玉曰得臣與寓目焉杜預曰寓寄也何調翰之喬

桀邈疇類而殊才
調翰謂媒也媒性調良故謂調翰喬桀俊逸也言邈絕疇類殊異才氣也

善曰何疑候扇舉而清叫野聞聲而應媒
手巾叫鳴也問之辭也

將欲媒雖振布令有聲媒便
褰微罟以長眺已踉蹌而清叫野雉聞即應而出也

徐來
褰開也罟網也古者當以細網掩翳窻上視外處其制未聞也今則以板矣言聞野雉應媒之聲知

其必出開鬚戶長視已見踉蹌徐來也踉蹌乍行乍止不
迂疾之貌也善曰踉蹌欲行也廣雅曰蹌走也踉音亮蹌

七亮切
摘朱冠之旄赫敷藻翰之陪鯤
旄赫赤色貌陪鯤

廣雅曰摘舒也藻翰翰有首**葯綠素身控黼繪**
葯烏角切黼繪方言曰

猶經裏也言雉首綠色頸葯素也黼繪
也繪畫文也身采如繪也葯烏角切**青鞞莎靡丹臆**

蘭綵
鞞夾尾間也莎草名楚辭曰青莎雜樹則莎色青也言雉尾間青毛如莎草之靡也臆膺也膺色如

秋蘭之色也綵同也宋衛之間謂混為綵
也鞞音秋善曰小雅曰雜采曰綵音最**或蹶或啄時**

行時止
皆得意之形容也善曰賈逵曰蹶走也鄭玄曰蹶行遽貌字林曰啄鳥食也莊子曰澤雉十步

一啄百步一飲也蹶居衛切周易曰**班尾揚翹雙角特**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廣雅曰蹶蹶跳**班尾揚翹雙角特**

起
雄壯之勢也此以上言野雉之狀**良遊呢喔引之規**

裏
良遊媒也言媒呢喔其聲誘引令入**應叱愕立擢身**

竦峙

峙立也既入可射之內來迅不止因便叱之雉聞叱即驚球身而立者也善曰杜子春周禮注曰雉

驚也捧黃間以密勢屬剛罨以潛擬

捧舉也黃間弩名也張衡云黃間機張一

名黃肩善曰說文曰勢張弓弩也屬謂注矢於弦也剛罨弩矢鏃也以鐵爲之形如十字各長三寸方似罔罨

故曰罨焉罨倒禽紛以迸落機聲振而未已

射應也禽被箭躍起

而反落弩聲猶未歇言其矢來疾也

山驚悍害疾迅已甚

驚雉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

下赤頰綠色其性悍戾愁害飛走如風之疾也爾雅曰扶搖謂之疾謂暴風從下上也善曰字書曰愁愚也呼

切越壑凌岑飛鳴薄廩

驚性悍慙聞媒聲便越澗凌岑且飛且鳴逕來翳前也廩

翳中盛飲食處今俗呼翳名曰倉也善曰薄至也方言曰慙惡也裨列切

鯨牙低鏃心平望

審鯨當作擊舉也舉弩牙低矢鏃以射之善曰禮記曰心平體正持已矢審固也

毛體摧落霍

若碎錦

雉當不止於飛中射之毛體披散如錦之分碎也

逸羣之雉擅場挾兩

逸羣雋異之雉不但欲擅一場而已又挾兩雌也善曰
西京賦曰秦攻荆甯長距終得擅場說文曰擅專也

櫟雌妬異條來忽往

櫟擊也聞他雄鳴擊搏其雌條忽往來無時斲止也善曰楚辭曰

荷衣兮蕙帶條而來兮忽而逝
六韜曰條然而往忽然而來

忌上風之餐切畏映日

之儻朗

言其忌聲而畏光也 饗音鐵 狀

屏發布而累息

徒心煩而技憊

屏除其布不敢散氣意者恐微有所聞便驚而逝既無由使媒鳴欲射則紛紜

不定空心煩而技憊有伎藝欲逞曰技憊也音養善曰難蜀父老曰心煩於慮應劭風俗通曰高漸離變姓易

名庸保於宋子之家父作苦聞其家堂容擊筑伎養不能母出言也

伊義鳥之應機啾獲

地以厲響

義鳥媒也為人致敵故名曰義媒見野雌紛紜難中啾然撲地而鳴引令來聞埤蒼曰撲

地爪持也三蒼曰啾聲也

彼聆音而逕進忽交距以接壤

彼野雌聞聲便逕

來聞交距蹶地土壤相 形盈窻以美發紛首頽而臆仰

情神愈驚動

望鷹人而翳鳥雉

胛肩而旋踵

言雉出苗望諸處鷹然開

合唯翳鳥然獨顯仍斂翼旋反也人斂身謂之胛肩鷹

烏筆切善曰說文曰鳥顯也漢書公孫攣曰脅肩低首

不旋踵鳥胡了切胛許結切士

而點項

雉既反歸乃從後射正中項也顧頭也

亦有目不步體邪眺旁

剔也善曰國語單襄公曰晉侯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

剔與惕古字通

靡聞而驚無見自驚

驚音脈字亦從脈方言云脈俗

謂點為鬼脈

周環回復繚繞磐辟

皆回從往復不正之貌也善曰漢書

者磐辟雅拜

戾翳旋把縈隨所歷

戾轉也把翳內所執處也言轉翳回

也善曰戾力結切

于中輟馥焉中鏞

于止貌也鏞矢

鏞也馥中鏞聲也于中輟張衡舞賦曰蹇兮宕往于兮中輟

以文勢言之
徐氏誤也
前刻重膺傍截疊翻正橫射也
前刻重膺傍斷兩

翻也
劇若夫多疑少決膽劣心狷狷性怯而多疑膽劣
而心疾者善曰說文

魯跌切
曰狷急也
內無固守出不交戰內心也
固堅也善曰管

古縣切
子曰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
來若處子去如激電

可以固守賈逵國語注曰交共也
處子處女也莊周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綽約若處

子來若處女之畏人去若激電之迅疾也善曰司馬兵

法曰始如處女荅
賓戲曰風颯電激闕問蘊葉慎歷乍見蘊麥稍也
在麥口中蘊

葉問闕問於外乍見乍隱不敢出場也問
丑占切善曰蘊與稍並同古云切慎音覓於是算分銖

商遠通分銖弩牙後刻畫定矢所至遠近之處也
不出將就草射之故計其分銖商其遠近也雉既

揆懸刀騁絕技懸刀弩牙後刀也一名機揆度也
善曰釋名曰
弩牙外曰郭下曰懸刀其形然也西京賦
曰妙材騁伎薛君韓詩章句曰騁施也
如轅如軒不

高不埤

言至平也善曰毛詩曰如軒如軒與轅同鄭玄周禮注曰埤短也埤與庠古字通轅竹二切

埤貧

當味值曾裂膝破觜

射面也膝喉受食處也觜喙也裂喉破喙也字書曰喙鳥

口也味竹秀切膝音素

夷險殊地馴麤異變

地有平險之殊雜有馴麤之異隨變而應

不可為

具不暇食夕不告勅

言樂之者志飢倦也

昔賈氏之如臯

始解顏於一箭

善曰左氏傳曰昔賈大夫惡取妻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

笑始言列子曰列子師老商氏五

醜夫為之改貌憾妻

為之釋怨

妻所以愁恨者怨其夫之醜也今見獲雉而言笑則是斯藝能使醜夫變貌恨妻釋忿者

也憾胡彼遊田之致獲咸乘危以馳騫

言遊獵馳車騫也

馬飛鷹走大陵山

越澗常乘危險也何斯藝之安逸羌禽從其已豫

善曰

禽來就己故豫不勞

清道而行擇地而住

人多則雉驚故僻除

人從清道而行擇善地而住為場也善曰司馬相如上
疏曰清道而後行班固漢書贊曰馮參鞠射履方擇地
而尾飾鑣而在服肉登俎而永御豈唯阜隸此焉君舉
舉音據善曰說文曰鑣馬銜也董巴輿服志曰馬並以
黃金為義髦揮以翟尾先多用雉尾周禮王后六服有
榆翟闕翟儀禮上大夫庶羞有雉兔鶉鷄左氏傳臧傷
伯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則公不射若夫山林川澤之
實阜隸之事非君所及若乃耽槃流遁放心不移樂
又曹劇曰君舉必書若乃耽槃流遁放心不移樂
口東京賦曰若不覺也忘其身恤司其雄雌也善曰左氏
通忘返於心不覺也忘其身恤司其雄雌也善曰左氏
傳虞人箴曰忘其樂而無節端操或虧善曰東京賦曰
國恤思其塵杜樂而無節端操或虧善曰東京賦曰
曰內惟肖此則老氏所誠君子不為老子曰馳騁畋獵
以端操此則老氏所誠君子不為老子曰馳騁畋獵
歸田賦曰感老氏之遺誠孫卿子曰此
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以不為也

紀行

北征賦

流別論曰更始時班彪避難涼州發長安至安定作北征賦也

班叔皮

漢書曰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性好莊老祖况成帝時為越騎校尉

父雉哀帝時為廣平太守彪年二十遭三莽敗劉聖公立未定乃去京師往天水郡

歸隗囂囂時據隴擁眾囂不禮彪彪後知囂必敗乃避地於河西就大將軍竇融勸

融歸光武光武問融曰比來文章所奏誰作荅云班彪也融知彪有才舉茂才焉徐

今卒亦為望郡長

余遭世之顛覆兮罹填塞之阨災

毛詩序曰閔周室之顛覆孔安國尚書傳

曰罹被也王道不通故曰填塞廣雅曰填塞也王逸楚辭注曰險阨傾危也

舊室滅以丘墟

兮曾不得乎少留

呂氏春秋燭過曰子胥諫而不聽故吳為丘墟楚辭曰欲少留此靈瑣

遂奮袂以北征兮超絕迹而遠遊

淮南子曰奮袂執銚莊子曰絕迹易廣雅

曰絕滅也楚辭曰朝發軔於長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宮

願輕舉而遠遊楚辭曰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長都長安也

晉灼漢書注曰有宮觀故稱都楚辭曰夕宿兮帝郊爾

雅曰周有焦獲郭璞曰音護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

按瓠谷玄宮皆地名在長安西羽獵賦曰處於玄宮

歷雲門而反顧望通天之崇崇雲陽古縣在池陽西北

忽反顧而遊目縣門也漢書左浦翊有雲陽縣楚辭曰乘陵崗以登降

息郇邠之邑鄉漢書右扶風狗縣有郇鄉詩國公劉所治邑

畢原豐郇文之昭也郇侯賈伯伐晉是也臣贊曰按及

郇然則當在晉之境內不得在右扶風之界也今河東

有郇城即古郇國也廣雅曰乘陵也爾雅曰大阜曰陵

郇音荀邠與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尚書曰

遺德也毛詩序曰行葦忠厚也詩曰敷彼行葦牛羊勿

彼何生之優渥我獨罹此百殃毛詩曰既優既渥鄭玄禮記注曰殃禍惡

也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殃故時會之變化兮非天命之靡常故時會者

言此乃時君不能修德致之故使傾覆非天命無常也時亦世也言人吉凶乃時會之變化豈天之命無常乎爾

雅曰時會也毛詩曰侯服于周登赤須之長坂入義渠

之舊城赤須坂在北地郡義渠城名在北地王莽改為義溝鄯善長水經注曰赤須水出赤須谷西南

也漢書北地郡有義渠道忿戎王之淫狡穢宣后之

失貞嘉秦昭之討賊赫斯怒以北征史記秦本紀曰昭襄王母楚人姓羊

氏號宣太后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義渠而

得其地杜預左氏傳注曰紛吾去此舊都兮騑遲遲以

歷茲杜預左氏傳注曰紛亂也謂心緒亂也楚辭曰紛吾乘兮玄雲舊都北地郡也說文曰騑傍馬也毛

詩曰行道遲遲楚辭舒節以遠逝兮指安定以為期

將行舒其志節也淮南子曰縱志舒節以馳大區漢書

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置在涇渭之間去長安三百五

里涉長路之縣縣兮遠紆回以穆流毛萇詩傳曰縣縣

遠初賦曰路脩遠而縣縣說文曰過泥陽而太息兮悲

紆屈也穆流曲折貌也穆音蚪

祖廟之不脩漢書北地郡有泥陽縣漢書曰班壹始皇

泥奴切釋余馬於彭陽兮且弭節而自思孝武帝傷李夫

彭丘楚辭曰步余馬於蘭皋漢書安定郡有彭陽即今

彭原是也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司馬彪上林賦注

曰弭節安日晡晡其將暮兮觀牛羊之下來楚辭曰

下而類說文曰晡不明也於感切毛詩云日寤曠怨之

傷情兮哀詩人之歎時思君子為怨曠嗟行役為歎時

廣雅曰越安定以容與兮遵長城之漫漫楚辭曰遵赤水而容與又

曰路漫漫其脩遠漫與曼古字通劇蒙公之疲民兮為疆秦乎築怨

說文曰劇甚也史記曰蒙恬齊人也為秦將拜為內史秦使蒙恬築長城劉歆遂初賦曰劇疆秦之暴虐兮

舍高亥之切憂兮事蠻狄之遼患不耀德以綏遠顧厚

固而繕藩言不光耀道德以綏遠方反為厚固繕藩而

祭公謀父諫曰不可昔我先王耀德不觀兵杜預左氏傳注曰繕脩也首身分而不寤兮

猶數功而辭僭何夫子之妻說兮孰云地脉而生殘史記

曰趙高者諸疏遠屬也為中車府令事公子胡亥始皇崩高得幸胡亥欲立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以罪賜蒙

恬死蒙恬喟然太息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墮萬餘里其中

不能毋絕地脉哉乃登鄣隧而遙望兮聊須臾以婆娑

蒼頡篇曰障小城也漢書武帝謂狄山曰使居一障間

說文曰隧塞上亭守烽火者也篆文從火古字通詞醉

切班固漢書贊曰不脩障隧其義並同隧或為墜說文

曰墜古文字地字也須臾少時也楚辭曰何須臾而忘反

婆娑容與之貌也閔獯鬻之猾夏兮弔尉卬於朝那

史記文紀曰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

卬徐廣曰姓孫尚書曰蠻夷猾夏漢書曰安定郡有朝

那縣姚察曰卬姓段從聖文之克讓兮不勞師而幣加惠父兄於

南越王黜帝號於尉他聖文文帝也尚書曰允恭克讓

南越王尉他自立為武帝上召他兄弟以德報之他遂

去帝稱臣又曰南越王尉他者真定人姓趙氏為南海

尉然為尉故曰尉他又云他秦時為龍川降几杖於藩

令使南越王值秦亂遂不歸自立為越王降几杖於藩

國兮折吳濩之逆邪史記曰吳王濩高帝兄劉仲之子

臣之禮稱病不朝天子賜吳王惟太宗之蕩蕩兮豈襄

几杖老不朝其謀亦益不解也

秦之所圖

言文帝知加幣以懷邊豈如疆秦繕藩而禦遠也中史記丞相申屠嘉議曰孝文皇帝廟宜

為帝者太宗之廟尚書曰王道蕩蕩曩猶向時也

齊高平而周覽望山谷之嵯

峨

漢書安定有高平縣高唐賦曰周覽九土

野蕭條以莽蕩迥千里而無

家

楚辭曰山蕭條而無獸爾雅曰迥遠也劉歆遂初賦曰迥百里而無家

風焱發以漂遙

兮谷水灌以揚波

言水灌注且以揚波也管子曰山水之溝命曰谷水列女傳津吏女歌曰

水揚波兮

飛雲霧之杳杳涉積雪之皚皚

楚辭曰杳杳王逸曰杳杳

杳杳深冥貌也說文曰皚皚霜雪白之貌也牛哀鴈邕切劉歆遂初賦曰漂積雪之皚皚涉疑露之隆霜

邕以羣翔兮鷓鴣鳴以齊齊

毛詩曰雍雍鳴鴈楚辭曰鷓鴣朝啣而悲鳴齊齊衆

聲也遊子悲其故鄉心愴恨以傷懷

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廣雅曰愴

愴愴恨悲也恨力上切毛詩曰嘯歌傷懷蒼頡篇曰懷抱也

撫長劍而慨息泣漣落

而霑衣

左氏傳曰晉子朱怒撫劍從之說文曰慨太攬息也周易曰泣血漣如古詩曰淚下霑衣裳

余涕以於邑兮哀生民之多故

楚辭曰思美人兮攬涕而竚眙又曰氣於邑而

不可止又曰哀生人之長勤國語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

夫何陰曠之不陽兮嗟

久失其平度

陰曠喻昏亂也楚辭曰欲俟時而須史曰陰曠其將暮毛萇詩傳曰陰而風曰曠於

計切諒時運之所為兮永伊鬱其誰愬

爾雅曰諒信也宋衷春秋緯注

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也楚辭曰獨鬱結其誰語說文曰愬亦訴字

亂曰夫子固窮遊藝

文兮樂以忘憂惟聖賢兮

論語子曰君子固窮又曰遊於藝又曰樂以忘憂

達人從事有儀則兮行止屈申與時息兮

毛詩曰我從事獨賢莊子

曰形體保神各有儀則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道光明家語孔子曰君子之行己也可以屈

則屈可以伸則伸周易曰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也

貊何憂懼兮

周易曰履信思乎順論語曰予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東征賦

大家集曰子穀爲陳留長大冢隨至官作東征賦流別論曰發洛至陳留迷所

經歷也

曹大家

范曄後漢書曰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姬年十四聘出

叔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兄固修漢書不終而死大家續之時馬融受業於大家

惟求初之有七兮

余隨子乎東征

惟是也東觀漢記曰和帝年號永初時

孟春之吉日兮

撰良辰而將行

猶擇也楚辭曰吉日兮良辰毛萇詩傳曰辰時也

乃舉趾而升輿兮

偃師

左氏傳曰闞伯比曰莫敖舉趾高杜預注曰趾足也漢書河南郡有偃師縣在洛陽東三十里洛陽

故事云帝嘗所都後為西亳即古之易
亭周秦之世為偃師盤庚所遷處也

遂去故而就新

兮志愴恨而懷悲

楚辭曰愴恨兮去故而就新

明發曙而不寐兮

心遲遲而有違

毛詩曰明發不寐又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

酌罇酒以弛念

兮喟抑情而自非

漢書東方朔曰銷憂者莫若酒廣雅曰弛絕也爾雅曰念思也

登櫟而椽螽蟊兮得不陳力而相追

登櫟椽螽蟊謂上古未有君臣又無宮室不

知火化之時也言信不能同於上古登櫟而椽螽蟊得不陳力就列而相追乎禮記曰且自者未有宮室夏則居橧巢禘子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

衆人不勝禽獸蛇聖人作構木為巢以羣居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蕨蚌蛤腥臊惡臭聖人作鑽燧取火

以化腥臊天下號曰燧人氏鄭玄周禮注曰柝擊也淮南子曰古者人茹草飲水食羶蚌之肉陳思主遷都賦

曰覽乾元之兆域兮本人物乎上世紛混茫而未分與禽獸乎無別椽螽蟊而食疏擗皮毛以自蔽然陳思之

言蓋出於此也尸子曰勿生曰琢胎生曰乳琢與椽螽與羸古字通螽力戈切螽力兮切蚌蒲講切論語子謂

冉有曰周任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且從衆而就列兮聽天命之所歸

論語曰吾從衆就列已見上注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也

遵通衢之大道兮

求捷徑欲從誰

楚辭曰夫唯捷徑以窹步王逸曰徑邪道也

乃遂往而徂逝

兮聊游目而遨魂

楚辭曰忽反顧而游目韓詩曰魂神也

歷七邑

而觀覽兮遭鞏縣之多艱

史記曰秦莊襄王滅東西周徐廣曰周比七之時凡

七縣河南洛陽穀城平陸偃師南郡有鞏縣楚辭曰路脩遠以多艱

鞏縣居勇切

望河

洛之交流兮看成臯之旋門

漢書曰山海經注曰洛水東至河南鞏縣入河廣雅

曰交合也漢書河南郡有成臯縣旋門已見東京賦成臯縣今虎牢是也

旣免脫於峻嶮兮

歷蔡陽而過卷

漢書河南郡有蔡陽縣應劭曰卷故魏國今魏亭是也卷丘園切

食原

武之息足宿陽武之桑間

漢書河南郡有原武縣陽武縣

涉封丘而踐

路兮慕京師而竊歎

漢書陳留郡有封丘縣應劭曰即春秋所謂敗狄於長丘史記曰紂

醜九侯西伯聞之竊歎也

小人性之懷土兮自書傳而有焉

論語子曰君子

懷德小人懷土孔安國曰懷安也

遂進道而少前兮得平丘之北邊

曰孔子適齊驅而少前漢書陳留郡有平丘縣

入匡郭而追遠兮念夫子之厄

勤彼衰亂之無道兮乃困畏乎聖人

論語子畏於匡又曰慎終追遠史記

曰孔子將適陳過匡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虎嘗暴於匡人匡人遂止孔子

悵容與而久駐兮

忘日夕而將昏

神女賦曰時容與以微動漢書門卒謂韓延壽曰明府久駐未出蒼頡篇曰駐

主也到長垣之境界察農野之居民

漢書陳留郡有長垣縣也睹蒲城

之丘墟兮生荆棘之榛榛

丘墟已見上文漢書匡被曰臣見宮中生荆棘

惕覺寤而顧問兮想

子路之威神衛人嘉其勇義兮訖于今而稱云

長門賦曰惕寤覺而無見

韓詩外傳曰周公無所顧問史記徐廣注曰長垣縣有

匡城蒲鄉史記曰子路為蒲邑大夫論語子曰君子有

勇而無義為亂又曰民蘧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尚其

到于今稱之稱或為祠蘧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尚其

丘墳蘧氏蘧瑗也陳留風俗傳曰長垣縣有蘧鄉有蘧伯玉冢廣雅曰墳高也春秋說題辭曰丘者墓也

唯令德為不朽兮身既沒而名存毛詩曰顯顯令德左氏傳穆叔曰太

朽論語曰文王既沒惟經典之所美兮貴道德與仁賢

老子曰莫不尊道而貴德尹文子曰親疏係乎勢利不係乎不肖與仁賢也吳札稱多君子兮

其言信而有徵左氏傳曰吳季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公子未言信而有徵向曰君後衰微而遭患兮遂陵遲而

不興魏史記衛世家曰成侯貶號曰侯平季嗣君更貶號曰君朝魏魏殺懷君至君角秦二世發為庶人衛絕祀孫

卿子曰百仞之山而豎子憑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勿踰乎漢書劉向上書曰周室

多禍遂陵夷不能復興王肅知性命之在天由力行而

近仁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家語孔子曰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

好學於一也命已見上文禮記子曰勉仰高而蹈景兮盡

忠恕而與人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論語子貢問曰有一言而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老子曰好正直而不回兮精誠通

於明神毛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又曰求福不回鄭玄曰不違先祖之道也文

形動氣於天庶靈祇之鑒照兮祐貞良而輔信楚辭曰

與明亂曰君子之思必成文兮蓋各言志慕古人兮揚

法言曰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論先君行止則有作

兮雖其不敏敢不法兮先君謂彪也有作謂北征賦也

語曰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回雖不敏請事斯

語矣貴賤貧富不可求兮正身履道以俟時兮
論語子曰富而

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周易曰履道坦坦孫卿子曰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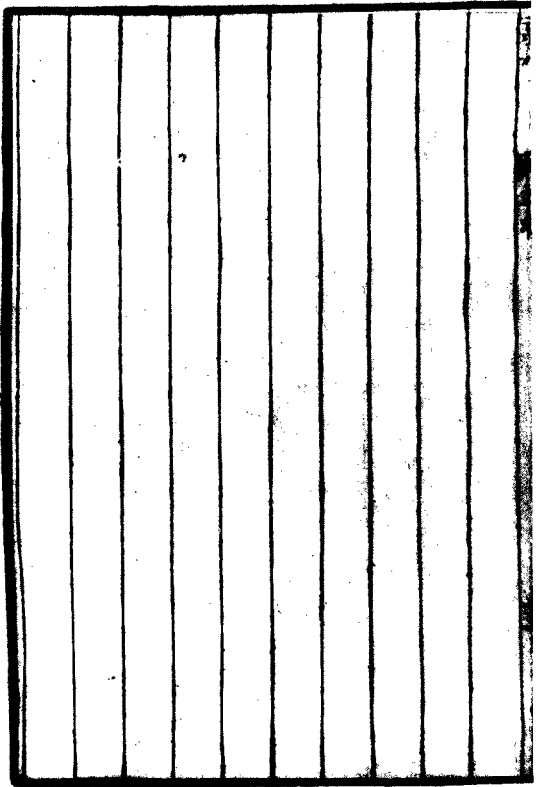
其脩短之運愚智同兮靖恭委命唯吉凶兮
靖恭已見上注

騏冠子曰敬慎無怠思謙約兮清靜少欲師公綽兮

縱軀委命
毛詩曰敬慎威儀尚書曰無怠無荒周易曰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與謙音義同苦兼切封禪書曰上猶謙讓而

未俞也老子曰清淨爲天下正論語曰子路問成人子曰若公綽之不欲馬黜曰孟公綽也

文選卷第九



文選卷第十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叅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紀行下

潘安仁西征賦一首

西征賦

臧榮緒晉書曰岳爲長安令作西征賦述行歷論所經人物山水也

潘安仁

岳榮陽中牟人晉惠元康二年岳爲長安令因行役之感而作此賦岳家

在鞏縣東故言西征

歲次玄枵

許喬

月旅蕤賓丙丁統日乙未御辰

岳傷弱子序曰元康

二年五月余之長安以歷推之元康二年歲在壬子乙未五月十八日也爾雅曰太歲在子曰困數左氏傳梓

唯生與位謂之大寶

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生有脩短

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能要聖智弗能豫

東征賦曰

脩短之運愚智同通塞猶窮達也班固覽海賦曰運之脩短不豫期也

當休明之盛世託

菲薄之陋質

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楚辭曰質菲薄而無由馬鞞論語注曰菲薄也納

旌弓於鉉台讚庶績於帝室

臧榮緒晉書曰岳弱冠辟太尉府掾孟子曰夫招士

以旂大夫以旌左氏傳陳劭仲曰詩去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

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春秋漢舍孽曰三公在天法三台也尚書曰庶績其疑應劭漢官儀曰帝室

猶言王

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患失無柳季之直道

佐士師而一黜

臧榮緒晉書曰岳遷廷尉平為公事免官論語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未得

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又曰林下惠為士師三黜武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武

皇忽其并遐八音過於四海

臧榮緒晉書武紀曰帝諱炎字世安崩謚曰武禮記

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尚書曰帝乃徂落三載四海過密八音孔安國尚書傳曰過絕密靜也

天子

寢於諒闇百官聽於冢宰

臧榮緒晉書惠紀曰帝諱衷字正度武帝崩太子即皇帝

位禮記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于寶晉紀曰楊駿為太傅百官摠已以聽於駿尚書曰百官摠已以聽於冢宰

彼負荷之殊重雖伊周其猶殆

伊尹之相太甲致桐宮之師周旦之輔成王有

流言之謗左氏傳曰子產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爾雅曰殆危也

窺七貴於漢庭講

一姓之或在

七姓謂呂霍上官趙丁傅王也庾亮表曰向使西京七族皆非姻黨從而悉全決不

盡敗聲類曰講亦曉字也爾雅曰曉誰也

無危明以安位祗居逼以示專陷

亂逆以受戮匪禍降之自天

言無見危以明以安其位祗為逼主以示已專也干

寶晉紀曰駿被誅禮記曰明於順然後能守危鄭玄曰能守自危之道居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毛詩曰亂匪

降自天生

孔隨時以行藏遠與國而舒卷苟蔽微以緇

章患過辟之未遠

言孔遠有知微知章之鑒故隨否泰而行藏與治亂而舒卷中庸之流苟

蔽繆於斯術故患此過常之辟未遠其身也周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又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可卷而懷之周易泣曰君子知微謂幽昧知章謂明顯也爾雅曰辟罪未遠不離其身也辟匹亦切

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

反

班固漢書贊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

陋吾人之拘孿飄萍浮而蓬轉

言已闕行藏之明而有蔽繆之累故悟山潛之為是陋拘孿之寔非謝承後漢書鄭玄戒子書曰黃巾為害詳浮南北東觀漢記太史官察位偶其隆替名節淮以際曰票駁蓬轉因遇際會

落危素外之累殼甚玄鷲之巢幕心戰懼以兢悚如臨

深而履薄

說文曰偶壞敗之貌各罪切淮亦壞說七罪切累外已見魏都賦左氏傳吳公子札曰夫

子在此猶驚巢幕上也杜預曰夫子孫文子也毛
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愆苦角切

歸於都外宵未中而難作王隱晉書曰潘岳為楊駿府主簿駿被誅日岳取急對人

朱振代夷三族匪擇木以棲集藪林焚而鳥存擇木已見魏都賦爾雅曰樹寡

也遭千載之嘉會皇天德於乾坤聖主得賢臣頌曰上下權然交欣千載一

會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乾坤天地也張超宜臣頌曰合量乾坤周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

之嚴威流春澤之渥恩韋昭漢書注曰弛發也荀悅中鑒曰人土怒如秋霜漢書孫寶

勅侯文曰今鷹隼始擊當從天氣取茲惡以成嚴霜之威古長歌行曰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洞簫賦曰

蒙聖主之渥恩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宋均尚書緯注曰甄表也楚辭

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戰皇鑒揆余之

忠誠俄命余以末班末班謂長安令也楚辭曰皇鑒揆余於初度何休公羊傳注曰俄者

須臾牧疲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關周禮曰以嘉石平疲民陳思王述征

賦曰恨西夏之不綱戰國策曰丘去魯而顧歎季過沛薛人攜老幼迎孟嘗君道中

而涕零伊故鄉之可懷
韓詩外傳曰孔子去魯遲遲乎其行也漢書曰上過沛留置酒沛宮乃起舞怆慷慨

泣下數行謂沛父老曰遊子悲故鄉爾雅曰疾病也舞賦曰幽情矧匹夫之安土邈投身於鎬京爾雅曰矧况也漢書元帝

詔曰安土重遷黎人之性毛詩序曰王居鎬京猶犬馬之戀主竊託慕於闕庭

曹植責躬表曰不勝犬馬戀主之情東都賦曰闕庭神麗

眷鞏洛而掩涕思纏縣

於墳塋鞏洛二縣名也河南郡圖經曰潘岳父家鞏縣西南三十五里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張升與

任彥堅書曰纏縣思好庶幾高蹤漢書音義如淳曰塋冢也音營爾乃越平樂過街郵

秣馬臯門稅駕西周平樂館名也鄴善長水經注曰梓澤西有一原古舊亭殿即街郵也

石卷漬口高三文謂之阜門橋左氏傳曰秣馬利兵毛

葛詩曰秣粟也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上稅馬而牧

法言曰仲丘之駕稅矣李軌曰遠矣姬德興自高辛

稅舍也失稅切西周見下注解遠矣姬德興自高辛

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澣化流岐函祚隆昌發舊

邦惟新左氏傳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史記曰帝

號曰后稷別姓姬氏毛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

厥初生人時維姜嫄又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

澣至於岐下史記曰后稷之孫慶節止國於邠後古公

為戎狄攻之遂去邠止於岐下公季卒子昌立曰文王

文王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毛詩曰周旋牧野而歷茲

雖舊邦其命維新倍與譽同邠與豳同

愈守柔以執競尚書曰武王與受戰于牧野茲此也

老子曰守柔曰強毛詩曰執競武王無競維

烈鄭玄曰競強也能材強道者惟有武王爾

夜申旦而不寐憂天保之未定楚辭曰獨申旦而不寐史記曰

武王望商邑至于周自夜不寐

周公旦曰曷為不寐王曰惟泰山其猶危祀八百而餘

我未定天保何暇寐也慶猶有餘慶也郭璞爾雅注曰惟發語辭也戰國策呂

不韋曰周九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然今言鑒亡王

八百舉全數也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利慶之驕淫竄南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燃方指日而比盛

亡王謂桀也言武王居安而慮危而桀處險而逾泰也尚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范曄後漢書趙壹曰奚異涉

海之失施坐積薪而待燃尚書大傳曰伊尹入告於王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人日有

亡哉曰亡吾亦亡鄭玄曰自比於人度量之乖舛何相

天言常在也此於曰言去復來也越之遼迴人謂武王與桀也安危異情故曰乖舛也喻

齊也爾雅曰迴遠也考土中于斯邑成建都而營築既

今協韻為呼韻切定鼎于郊鄩遂鑕龜而啓系尚書曰成王欲宅洛邑周

土中毛詩曰考卜惟王鄭玄曰考猶也東都賦曰建
都河洛左氏傳曰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鄭上世三

十年七百杜預左氏平失道而來遷豎豕二國而是祐
傳注曰繇卜兆辭也

史記曰平王東遷于維邑二國晉鄭也左氏傳桓公曰
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杜預左氏傳注曰繫語助也

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言周末之王豈無邪僻
以長茂也左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

祿夫豈無僻王賴前詰以免也漢書策詔曰大禹能亡

失德夏以長懋望圉北之兩門感號鄭之納惠討子頽
說文曰懋盛也

之樂禍尤闕西之効戾言鄭伯以子頽樂及備舞為樂
闕西備樂是乃効其為戾也左氏傳曰初王姚嬖于莊

王生子頽子頽有寵及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

頽享五大夫樂及備舞鄭伯聞之見號叔曰寡人聞之

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頽歌舞不倦樂禍也蓋納

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闕門

入號叔自此門入殺子頽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原

伯曰鄭伯効尤其亦將有咎包咸重戮帶以定襄弘大

論語注曰尤過也爾雅曰戾罪也

順以霸王左氏傳曰太叔帶以狄師伐周襄王出適鄭

毛詩箋曰弘廣也靈壅川以止關晉演義以獻說國語

重晉文侯重耳也靈壅川以止關晉演義以獻說國語

王二十二年穀洛二水關欲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

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人不隳山不防川今吾執政實

有所辟而禍夫二川之神賈逵曰關洛皆景悼以迄巧政

者兩會似於關小雅曰演廣遠也

凌遲而彌季俾庶朝之構逆歷兩王而干位孔安國尚

嗟也左氏傳曰王子朝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官

之喪職秩者以作亂單子逆悼王於莊宮以歸子朝奔

京王子朝入於王城單子如晉告急晉智躒帥師納王子

朝奔楚王人殺子朝于楚杜預曰悼王子猛也敬王子

猛母弟子丐也賈逵國語注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爾

雅曰迄至也呼乞切丐音蓋毛詩序曰禮義凌遲左氏

傳晏子曰此季世也毛詩曰我日構禍毛萇曰構成也

左氏傳衛彪奚曰魏踰十葉以逮赧邦分崩而為二竟

子干位以令大事

橫噬於虎口輸文武之神器史記曰景王崩子悼王立崩子元王立崩子定王立崩子哀王立崩子殺哀王自立為思王弟殺思王自立為考王崩子威烈王立崩子安王立崩子烈王立崩弟立

為顯王崩子慎覬王立崩子赧王立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郡西周初考王封其弟于河南相公卒威公立卒子

惠公立乃封其少子于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秦莊襄王滅東西周爾雅曰逮及也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虎

口喻秦也漢書曰秦二世拜叔孫通為博士通出曰我幾不免克口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澡孝水而濯纓嘉美名之在茲澡水經注作濟字林曰孝水在河南鄆元曰在河南城西十

餘里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毛萇詩傳曰濯滌也

天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雖勉勵於延吳

實潛慟乎余慈傷弱子序曰三月壬寅弱子生五月之長安壬寅次于新安之千秋亭甲辰而

弱子天乙已瘞于亭東廣雅曰夭折也書曰若保赤子字書曰瘞埋也特例切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其坎深不至於泉列子曰魏有東門吳者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也天下無有子死而不憂者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時同吾奚憂也戰國策以吳

為吾眄山川以懷古悵攬轡於中途虐項氏之肆暴坑降

卒之無辜激秦人以歸德成劉后之來蘇事回沈而好

還卒宗滅而身屠東都賦曰愷長思而懷古楚辭曰攬

也史記曰章邯降項王秦吏卒多竊言曰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聞其計以

告項羽於是楚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新安城南後羽敗垓下至烏江自剄尚書曰后來其蘇韓詩曰謀猷

回沈薛君曰回邪僻也老子曰其事好還經澠池而長想停余車而不進漢書

弘農郡有澠池縣秦虎狼之疆國趙侵弱之餘燼超入

舞賦曰遠思長想

險而高會杖命世之英蘭

戰國策楚王曰秦虎狼之國也左氏傳齊賓婚人曰請收

合餘燼皆城借一杜預曰燼火餘之木也高會已見吳都賦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廣

雅曰命名也李陵書曰命世之才取東瑟之偏鼓提西缶而接刃辱十

城之虛壽奄咸陽以取雋

史記曰趙王與秦王會於滏池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

請奏瑟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缶秦王怒不許相如曰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

右欲刃相如相如叱之皆靡秦王不憚為一擊缶秦之羣臣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咸

陽為趙王壽秦王終不能加勝於趙爾雅曰盜謂之缶呂氏春秋曰兵不接刃而人人服化詠文曰奄覆也取

雋自取出申威於河外何猛氣之咆勃入屈節於廉公

若四體之無骨

河外謂之滏池史記曰秦王使使告趙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滏池咆勃怒貌也

史記曰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出

見廉頗引車避匿荀悅申鑒曰高祖申威於秦項宋玉
笛賦曰悲猛氣兮飄疾家語子夏曰今夫子欲屈節以
救父母之國論語丈人曰四體不勤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

去之忿憤雖改日而易歲無等級以寄言智勇相如也忿憤廉頗也言

以相如之比廉頗雖以一日之促方一歲之永猶未足以寄言言相去遠也史記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勇士有

智謀太史公曰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范曄後漢書陳蕃曰鄙去之萌復存乎心戰國策張儀曰秦忿憤含怒

之日當光武之蒙塵致王誅于赤眉異奉辭以伐罪初

垂翅於回谿不尤肯以掩德終奮翼而高揮東觀漢記曰馮異字

公孫拜為征西將軍與赤眉相距上命諸將士屯通池為赤眉所乘反走上回谿阪異復合兵追擊大破之般

底壘書勞異曰垂翅回谿奮翼通池左氏傳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東都賦曰天人致誅東觀漢記曰樊崇欲

與王莽戰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別識由是號曰赤眉尚書曰奉辭伐罪左傳秦穆公曰吾不以盾掩

大德西京賦曰遊騎高鞏薛建佐命之元勳振皇綱而

更維

佐命已見西都賦答賓戲曰廓帝統恢皇綱鄭玄周禮注曰維猶連結也

登峭坂之威

夷仰崇嶺之嵯峨

韓詩曰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險也嵯峨已見上文

臯記墳於

南陵文違風於北阿蹇哭孟以審敗襄墨縷以授戈曾

隻輪之不反綵三帥以濟河

左氏傳曰秦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襲鄭蹇

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穀穀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

必死是問余收爾骨焉秦師還晉文公子墨縷經敗秦師于穀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

帥公許之杜預曰公未葬故襄公稱子公羊傳曰晉人敗秦師于穀匹馬隻輪無反者

值庸主之

矜復殆肆叔於朝市任好綽其餘裕獨引過以歸已

明三敗而不黜卒陵晉以雪恥豈虛名之可立良以

霸其有以

言若值庸主矜而懷諫殆幾三帥陳之市朝而賴任好綽然寬裕故直引過而歸諸己爾推曰

庸常也鄭玄禮記注曰矜自尊大也左氏傳曰慶鄭曰懷諫違

卜杜預曰懷戾也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

曰陳其尸曰肆史記秦繆公曰任好孟子曰吾進退豈不綽然

有餘裕哉左氏傳曰秦伯不廢孟明日孤之罪也又曰秦孟明

視代晉晉侯禦之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又曰晉先且居伐秦取

汪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斯三敗矣又曰秦伯伐晉取王官

及郊晉人不出封穀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然止二敗言

三未詳史記秦穆公謂三將曰子其悉雪取古詩曰虛名復何

益楚辭曰名不可以偽立毛詩曰何其久也必降曲峭而憐號

有以也鄭玄曰必以有功德也卒或爲雅非也

託與國於亡虞貪誘賂以賣鄰不及臘而就拘垂棘反

於故府屈產服于晉輿德不建而民無援仲雍之祀忽

諸劉澄之地理書曰肴有純石或謂石肴如淳漢書注

曰相與友善爲與國與黨與也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還館於虞遂

襲虞滅之穀梁傳曰後晉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
璧猶是馬齒加長矣燕丹子夏扶曰馬無服與之伎則
未可與決良左氏傳曰滅文仲聞六與莒滅曰臯陶庭
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哀哉杜預曰忽然而
亡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之後得
我祖安陽言陟陝郭

行乎漫瀆之口慙乎曹陽之墟

漢書弘農郡有陝縣屬善長水經汪曰橐水出

橐山北流出谷謂之漫澗與安陽溪水合又西經陝縣故城南又合一水謂之瀆谷水漫澗水北有逆旅亭謂之漫口客舍弘農郡圖經曰美哉邈乎茲土之舊也固乃

周邵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於關雎騶虞應乎鵲

巢

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

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基愍漢氏之剝亂朝

邵公周南邵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流亡以離析卓滔天以大滌劫宮廟而遷迹俾萬乘之

盛尊降遙思於征役顧請旋於僮汎既獲許而中惕

皇駕而驟戰望玉輅而縱鏑

魏志曰董卓字仲穎隴西人為相國卓以山東豪傑

並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熾燒洛陽宮室卓至西京呂布誅卓卓將李儼郭汎擅朝政儼質天子於營儼將楊奉

叛儼儼眾稍衰天子乃得出至新豐楊奉董承以天子還洛陽儼汎悔遣天子復相與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

陽大戰奉兵敗左氏傳子朝曰單旗劉狄剝亂天下毛詩曰民卒流亡離折已見上注孔安國尚書傳曰滌除

也左氏傳晉趙括謂楚曰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淮南子曰雖有盛尊之親萬乘已見上文痛百

察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於鋒刃洞胷腋以流

矢有褰裳以投岸或攘袂以赴水傷桴楫之褊少撮舟

中而掬指

華嶠後漢書曰李儼等大戰弘農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董承率眾擊儼大破之乘輿

乃得進承先具舟船帝以綯挽而下餘人匍匐岸側或自投死范曄後漢書獻帝下登船諸不得渡者皆爭攀

船船上人乃櫟其指舟中之指可掬左氏傳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東觀漢記太史曰忠臣畢力尉繚子曰未有不勤得其力而致其死北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寐子虛賦曰洞胷連腋禮記曰流矢在白肉毛詩曰褰裳涉洧又曰懷袂而興左氏傳曰晉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

升曲沃而惆悵惜光

亂而兄替枝末大而本披都偶國而禍結

左氏傳曰晉穆侯之夫人

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復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後曲沃莊伯伐翼殺孝侯曲沃武公伐翼獲翼侯然考侯翼侯仇之後也莊伯武公桓叔成師之後也翼晉都也曲沃在河東開喜縣酈善長水經注曰春秋晉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處此以備秦時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有曲沃之名然此曲沃在西因彼曲沃而得名今因名而說彼楚辭曰惆悵而私自憐爾雅曰替廢也左氏傳申無字曰末大必折漢書曰田蚡曰枝大於幹脛大於股不折必披或云枝本大而末披

左氏傳辛伯曰大臧札飄其高厲委曹吳而成節何莊

武之無恥徒利開而義閉

左氏傳曰吳子諸樊將立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

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遠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

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王遠楚辭注曰委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王遠楚辭

則利門開利門躡函谷之重阻看天險之衿帶迹諸侯

之勇怯筭羸氏之利害

廣雅曰躡履也函谷已見西都賦鸚鵡賦曰崎嶇重阻周易曰

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於帶已見上文孫卿子曰勇怯勢也

或開關以延敵競

遯逃

言其利也過秦論曰諸侯以百萬之眾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遯逃

而不敢進也

有噤閉而莫啓不窺兵於山外

言其害也戰國策范雎謂秦王

曰秦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穰侯為國謀不忠大王計有所失也楚辭曰噤閉而不言然噤亦閉也

陸巨連雞互而不棲小國合而成大

言小國異乎連雞也戰國策秦惠王

謂寒泉子曰蘇秦約于諸侯諸侯之不

可一借連雞之不能俱止棲亦明矣 豈地勢之安危

信人事之否泰

言峭函之險未嘗暫改或開關延敵或

也湯曰吾欲因其地勢所有而敵之否泰周易二卦名也周易曰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否上下不交而天下

邦無漢六葉而拓畿縣弘農而遠關

六葉武帝也難蜀父老曰德茂存乎六世

應劭漢書注曰拓廣也漢書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為弘農縣也

厭紫極之閉敞

甘微行以遊盤長傲賓於柏谷妻靚貌而獻餐疇匹婦

其已泰胡厥夫之繆官

紫極星名王者為宮以象之曹桂上表三情住于皇居心在乎紫極南都賦三體奏壇以開

敞著頡篇曰敞高顯也漢武帝故事曰帝即位為微行嘗至柏谷夜投亭長宿亭亭長不納乃宿逆旅逆旅翁要少年

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嫗出遇客婦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且有備不可圖也天寒嫗酌酒

多與其夫夫醉嫗自縛其夫諸少年皆走嫗出謝客殺

雞作食平旦上去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嫗金千

斤摧其夫爲羽昔明王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懼銜檠

林郎疇猶訓也之或變峻徒御以誅賞東觀漢記曰西巡幸長安司馬相如上疏曰天清道而後行

時有銜檠之變漢書音義張揖曰銜勒也司馬彪注曰檠馱馬口中

長河也檠巨月切淮南子曰隋法刺刑許慎曰隋峻也毛詩曰徒御不驚

彼白龍之魚服挂豫且之密網輕帝重于天下奚斯漸

之可長白龍已見東京賦帝重帝位之重也言輕帝位之重於天下此乃陵上之漸何可長乎弔

戾園於湖邑諒遭世之巫蠱探隱伏於難明委讒賊之

趙虜加顯戮於儲貳絕肌膚而不顧作歸來之悲臺徒

望思其何補漢書曰戾太子據與江充有隙會巫蠱事起充遂至太子宮掘得桐木人太子無以自明乃斬江充與丞相劉屈氂戰兵敗東至湖邑自縊而死車千秋訟太子寃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

歸來望恩之臺於湖宣帝即位謚曰戾以湖邑閩鄉為

矣園又太子罵充曰趙彙乃亂吾父子也蒼頡篇曰委

任也尚書王曰弗迪有顯戮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

君宋均元命苞注曰儲君副主言設以待之王命論曰

高四皓之名刻肌膚之愛幽通賦曰雖覆醢其何補紛吾既邁此全節又繼之以

盤桓問休牛之故林感徵名於桃園言吾紛然行此全節之野又繼之以

盤桓而不前楚辭曰紛吾乘兮玄雲北征賦曰紛吾去

此舊都駢逢遲而歷茲爾雅曰邁行也全節即漢書全

鳩望矣太子死處圖經曰全節閩鄉縣東十里鳩澗西

廣雅曰盤桓不進也周易曰初九盤桓尚書武成曰放

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東征記曰發閩鄉而警策

全節地名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也

一題黃巷滋童眺華岳之陰崖觀高掌之遺蹤漢書潯縣名今號州閩

也薛綜西京賦注曰僕夫警策鄭玄周禮注曰警勅戒之

日與平二年十一月丙寅車駕東行到黃巷亭庚午到

弘農述征記曰河自關北東流水側有坂謂之黃巷坂

雍州圖經曰潼水在華陰縣界水經曰北流注河西京賦曰綴以二華巨靈負高掌遠躡以流河曲閩音聞

憶江使之反璧告云期於祖龍史記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鄭使者從關東來

至華陰之野有持與使者璧曰為我遺鑄池君因言曰明年祖龍死置璧而去忽不見始皇使人視璧乃二十

八年渡江所沉璧也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之象謂始皇也**不語怪以徵異我聞之**

於孔公論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愠韓馬之大敦阻關谷以稱亂**何

論語注曰愠怒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關中諸將馬超韓遂等反超等屯潼關尚書曰元惡大憝孔安國曰敦

惡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阻恃也關谷潼關函谷也尚書曰敢行稱亂孔安國曰稱舉也**魏武赫以**

霆震奉義辭以伐叛彼雖眾其焉用故制勝於廟筭魏

曰曹公西征與超等夾關為戰大破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左氏傳隨武子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又屈

君之衆無所用之孫子曰水因地而制行丘因敵而制勝又曰夫未戰而廟勝待筭之多者也漢書揚雄即趙充國圖畫而頌之曰料敵制勝**砥揚桴**

以振塵縵瓦解而冰泮超遂遁而奔狄甲卒化為京觀

字書曰研大聲也魏志曰韓遂馬超走涼州楚辭曰揚桴考拊鼓左氏傳曰援枹而鼓說文曰枹鼓椎也東觀

漢記馮衍說吳漢曰得道之兵鼓不振壘鄭玄禮記注曰振動也縵破聲也呼麥切春秋連斗樞曰不能宣德

天下瓦解漢書曰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衆故諸侯無境外之

助此之謂瓦解淮南子曰冰泮而農桑起左氏傳潘黨曰君盍收晉尸以為京觀杜預曰積尸封土其上謂之

京觀碎倦狹路之迫隘軌躅以低仰倦極也司馬相

普耕切曰躅中之益使廣雅曰躅秦郊而始闢豁爽塏以宏壯黃壤于

里沃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條暢班固高紀述曰粵

州版土惟黃壤杜篤論都賦曰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

植五穀桑麻條暢春秋文輝鈞曰春致其時華實乃榮

洞簫賦曰標紛敷以邪界裊斜右濱汧隴已見上文

扶踈廣雅曰暢長也邪界裊斜右濱汧隴並

寶雞前鳴甘泉後涌寶雞甘泉並見上文面終南而背雲陽跨

平原而連蟠冢漢書武功山有太一古文以為終南此賦下云太一明與終南別山西京賦曰

於前則終南太一二山明矣漢書左馮翊有雲陽九峻

嶽嶰太一龍捷並見上文吐清風之颺戾納歸雲之鬱鬱

子孔叢子孔子曰夫山者與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四

楚辭曰望舒南有玄灞素湑湯井温谷玄素水色也楚辭曰

臨沅湘之玄淵又曰舍素水而蒙深湯井温湯也雍州圖

曰温湯在新豐縣界温谷即温泉也雍州圖曰温泉在藍

田縣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毛萇詩傳曰涇渭相入而

觀在城外長安圖曰周氏曲咸陽縣東南三浸決鄭皂渠

漕引淮海之粟鄭玄周禮注曰浸者可以為陂灌漑者鄭白

通波也

林茂有鄠之竹山挺藍田之玉

並已見上文

班述陸海

珍藏張叙神臯隩區此西賓所以言於東主安處所以

聽於憑虛也可不謂然乎

西都賦曰陸海珍藏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臯勁

松彰於歲寒貞臣見於國危

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老子曰國家昏

亂貞臣入鄭都而抵掌義相友之忠規竭股肱於民且赴

塗炭而不移世善職於司徒緇衣弊而改為

史記曰鄭桓公友者

周厲王少子也犬戎殺幽王於鄠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為武公抵掌已見蜀都賦左氏傳苟息曰竭

其股肱之力尚書帝曰臣作股肱又曰民墜塗炭毛詩序曰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詩曰

緇衣之宜兮弊

履犬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詭惑舉僞烽

以沮衆淫嬖褻以縱慝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

赫赫宗周威為亡國

史記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幽王嬖愛褒姒音廢申后及太子而以

褒姒為后褒姒不好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廢后之父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毛萇詩傳曰沮止也又曰隱邪也國語里革曰厲流于昆幽滅于熒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毛萇滅口咸呼

又有繼於此者異哉秦始皇之為君也傾天下

以厚葬自開闢而未聞匠人勞而弗圖俾生理以報勤

外離西楚之禍內受牧豎之焚

漢書劉向上疏曰秦始皇葬驪山之阿石槨為

游館生理工匠後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其後牧兒亡羊入其鑿中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蕪擲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始皇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尚書考靈耀曰天地開闢勞而不圖言匠人勞苦而不圖謀其實生理報勤謂反以生理之事以報其功勤也

語曰行無禮必自

及此非其効與左氏傳君子曰志有之所乾坤以有親

可以君子以厚德載物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

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

又曰君子以厚德載物方論高祖之德故以乾坤為喻

焉觀夫漢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達大度而已也

漢書班固高紀述曰寔天生德聰明神武乃實慎終追

舊篤誠款愛澤靡不漸恩無不逮論語曰慎終追遠

謂景公曰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也率土且弗遺而

況於隣里乎況於卿士乎于斯時也乃摹寫舊壘製造新邑故社

易置粉榆遷立街衢如一庭宇相龍袞渾雞犬而亂放

各識家而競入三輔舊事曰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

里高祖徙豐沛屠兒酤酒煮餅商人立

為新豐西京雜記曰高祖既作新豐并徙舊社放犬羊
雞鴨於通途亦競識其家孟子曰變置社稷趙岐曰更
置立之漢書曰高祖禱豐枌榆社張晏曰枌榆社在
豐東北十五里尚書曰欲遷其社孔安國尚書傳曰襲
因也渾籍舍怒於鴻門沛跼跼而來王范謀害而弗許

陰授劍以約莊搆白刃以萬舞危冬葉之待霜履虎

尾而不噬寔要伯於子房漢書曰項羽欲西入關聞沛

是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具

告事實良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曰吾豈敢反願伯明

言不敢背德戒沛公早自來謝沛公旦見羽鴻門因留

沛公欲范曾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范曾起出謂項莊

曰汝入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女屬且為所虜莊

拔劍起舞項伯亦起舞常翼蔽沛公周書武王曰吾舍

怒深矣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

踏尚書曰四夷來王毛詩曰莫敢不來王搆挺也力刃

切周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

鄭玄注本為噬噬齧也音誓

樊抗憤以卮酒咀彘肩以

激揚

漢書曰樊噲聞事急乃持楯撞入項羽目之問之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

酒彘肩噲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曰臣死且不辭豈持卮酒乎又谷永上疏曰贊命之臣靡不

激揚也

忽蛇變而龍據雄霸上而高驥曾遷怒而橫撞

碎玉斗其何傷

史記曰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文家化為國不變其姓漢

書曰元年十月沛公至霸上鄒陽上書曰蛟龍驥首奮翼漢書曰沛公獻璧羽受之又獻玉斗於范曾曾怒撞

其斗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嬰胷組於軹塗投素車而

肉袒

漢書曰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降軹塗傍軹塗已見東京賦左氏傳曰鄭伯肉袒牽羊以逆

杜預曰肉袒示服為臣僕也

踈飲餞於東都畏極位之盛滿

漢書曰踈廣字

仲翁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

骸骨上皆許之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蘇林曰長安東門也毛詩曰飲餞于禰毛萇曰袒而舍輶

飲酒於其側曰錢漢書曰劉德妻死霍

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蒲也

金墉鬱其萬雉

峻嶒峭以繩直

西京賦曰橫西洫而絕命嶒嶒謂棧嶒嶒貌也繩直已見

東京

賦 戾飲馬之陽橋踐宣平之清閭

爾雅曰戾至也長安圖曰漢時七里

渠有飲馬橋夏侯嬰冢在橋南三里陽橋之陽也三輔黃圖曰長安東出北頭第一城門名宣平門清謂華而

且清

都中雜選戶千人億華夷士女駢田逼側展名京

之初儀即新館而蒞職勵疲鈍以臨朝勗自強而不息

長安舊都故曰名京備子初臨故曰新館蒞職謂釐政也毛萇詩傳曰蒞臨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勗勉也又曰

勗勉也周易曰君子以自彊不息

於是孟秋爰謝聽覽餘日

楚辭曰青春爰謝王

逸曰謝去也上林賦曰聽覽餘閑舞賦曰餘日怡蕩巡省農功周行廬室街里蕭

條邑居散逸營宇寺署肆廡管庫葺芮於城隅者

百不處一

言今之寺署叢芮在於城隅方之昔時雖復

其宮室營宇風俗通曰今尚書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漢書百官表少府有諸僕射署鄭玄周禮注曰肆市中陳物處鄭司農周禮注曰塵市中空地禮記曰管庫之士鄭玄曰管管錢也庫物所藏也字林曰叢聚貌也音

在外切說文曰芮小貌而銳切處一或爲一處非也

所謂尚冠脩成黃棘宣明建

陽昌陰北煥南平皆夷漫滌蕩亡其處而有其名

皆里名也

漢書曰宣帝舍長安尚冠里又曰武帝同母妹金王孫女號脩成君餘未詳

爾乃階長樂登

未央汎太液凌建章縈馭娑而款駘盪輻朽詣而轢

承光徘徊桂宮惆悵柏梁

已上並見西京賦

驚雉雉於臺陂狐

兔窟於殿傍何忝苗之離離而余思之芒芒

驚雉已見射雉賦忝苗已見羅

都賦尚書曰子思曰孜孜

洪鍾頓於毀廟乘風廢而弗縣

史遊急就章曰乘風縣鍾

華祠

禁省鞠為茂草金狄遷於灞川

如淳漢書注曰本名禁中漢儀

注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毛詩曰嘏趾周道鞠為茂草毛萇曰鞠窮也潘岳關中記曰秦為銅人十二董卓瓌以為錢餘二枚魏明帝欲徙詣洛載到霸城重不可致今在霸城次道南銅人即金狄也懷夫蕭

曹魏邴之相

並已見西都賦

辛李衛霍之將

漢書曰辛慶忌字子真為左將軍匈

奴西域親附劾其威信本狄道人又曰李廣隴西人也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衛霍已見銜使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

長楊賦

職在刺舉又曰蘇武字子卿杜陵人也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乃徙武北海上武杖漢節牧羊武留匈奴九十九歲乃還拜為典屬國又曰張

騫漢中人也以郎應募使月氏去十三年得還騫以校

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教敷而彛倫叙兵舉而

軍得以不乏封騫為博望侯

皇威暢

敷教蕭曹也舉兵銜霍也尚書曰彛倫攸叙

臨危而智勇奮投命而

高節亮

臨危張騫也智勇已見上文投命蘇武也吳子

命也史記曰魯

暨乎柁侯之忠孝淳深

小雅曰暨及也

連好持高節 尉莽何羅矯制發兵明旦上卧未起何羅從外入日磔

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子也武帝拜為侍中駙馬都

抱何羅呼曰何羅反得禽縛之繇是著忠孝節封為柁

侯音 陸賈之優游宴喜 漢書曰陸賈楚人也高祖拜賈

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

人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後陳平乃以

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

此游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荅賓戲曰陸子優游新語

以興毛詩曰吉甫長卿淵雲之文子長政駿之史

燕喜既多受祉 王記淵揚子雲也史記曰司馬遷字子長為太史令修

史記歷黃帝以來至太初凡百三十篇漢書曰劉向字

又著五行傳列女傳新序說苑又曰劉歆字子駿為中

壘校尉趙張三王之尹京定國釋之之聽理漢書曰趙廣漢字子

高河東郡人也守京兆尹發菽櫛鳴市無偷盜又曰王尊

字子貢涿郡人也為諫大夫守京師泰山人也章以選為

京兆尹又曰王駿琅邪人也為京兆尹趙廣漢張敞王

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又

哀鯁寡罪疑惟輕朝廷稱之也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

平乃結為廷尉周亞夫見釋之持議沒長孺之正直鄭當

時之推士漢書曰沒黯字長孺濮陽人也為主爵都尉

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聞人之善進終童

之上唯恐後班固贊曰沒黯之正直鄭當時之推賢終童

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子

漢書曰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年十八選為博

士弟子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為謁者死時年二十

餘故世謂之終童又曰賈誼維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

詩屬書稱於郡中文帝召以為博士時年二十餘曹植自試表曰終軍以妙年使越飛翠綉拖鳴

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鄭玄禮記注曰綉纓之飾也禮記曰君子行則鳴珮玉東觀漢

記杜詩上書曰伏湛宜出或被髮左衽奮迅淫滓謂日

入禁門補缺拾遺是也論語曰吾其被髮左衽矣凡人沉於卑賤故曰淫滓東

觀漢記曰趙喜奮迅行伍李陵與蘇武書曰言為瑕穢

動增淫滓說也或從容傳會望表知裏謂陸賈也班固漢書贊曰陸賈

文曰滓澱也從容平勃之間附會將相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表未見其裏或著顯績而嬰時

戮謂廣漢之屬也或有大才而無貴仕謂賈誼之屬也皆揚清風於上

烈垂令聞而不已想珮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耳胡廣

曰建鴻德流清風毛詩曰令聞令望當音鳳恭顯之任

勢也乃熏灼四方震耀都鄙漢書曰王鳳與元后同母為大司馬大將軍用

軍上遂謙讓無所專鳳薨從弟音代鳳為司馬車騎將

石顯已見西京賦漢書谷永曰許班之貴熏灼而

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才難不其然乎論語

景公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十餘公之徒謂蕭曹之屬

賈誼曰擢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取之心乎高誘望漸

臺而扼腕梟巨猾而餘怒漢書曰更始兵從宣平城門

殺莽取其緩史記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而言西

疑於北闕軼擢里於武庫漢書曰傷不疑字曼倩勃海

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丞相二千石至

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云不即死

秦惠王之弟也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

西武庫正也酒池鑿於商辛追覆車而不寤漢書贊曰武帝設酒

池肉林賈逵國語注曰鑿察也六韜太公曰桀紂王天下之時積糟為阜以酒為池脯肉為山林晏子春秋曰

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賈誼過曲陽僭於白虎化奢淫而

秦曰三主惑而終身不寤也無度漢書曰王根為曲陽侯五侯大脩第室起土山漸

而久視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西白虎毛詩序曰遊蕩無度命有始而必終孰長生

略其焉在近惑文成而溺五利文成將軍李少翁五利

武帝作官觀以延神仙帝耽將軍欒大皆方術士說

灑之其雄才大略亦何在也倖造化以制作窮山海之

奧秘淮南子曰大丈夫造靈若翔於神島奔鯨浪而失

水爆鱗骨於漫沙墮明月以雙墜擢仙掌以承露于雲漢而

上至

西都賦曰枕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西京賦曰干雲霧以上達

致叩苒其奚難惟余欲而

是恣縱逸遊於角觝絡甲乙以珠翠忍生民之減半勒東岳

以虛美

班固漢書西域贊曰孝武之時感茹鬻平竹枝則開牂柯述

造甲乙之帳絡以隋珠和璧漢書贊曰孝武奢侈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漢書曰武帝登封泰山封禪書曰勒功中岳續漢書曰墨臣上言宜封泰山詔曰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餘並已見上文

超長懷以遐念若循環之無賜

尚書大傳

曰三王之統若循環則復始窮則反本方言曰賜盡也

較面朝之煥炳次後庭之猗

靡

言先明面朝次至後庭也廣雅曰較明也周禮曰面朝後市于虛賦曰飛織垂鬚扶輿倚靡較音校壯當熊之

忠勇深辭葦之明智

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幸虎園聞獸熊

皆走馮嬖奸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當熊嬖奸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身當之元帝嗟嘆

以此倍敬重焉傳照儀等皆漸又曰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好同輦載婕妤好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各臣在側三代末

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衛鬢髮以光墜趙輕體之纖似之乎楚辭曰招貞良與明智衛鬢髮以光墜趙輕體之纖

麗漢武故事曰衛子夫得幸頭解上見其美髮悅之左傳叔向母曰昔有仍氏生女黧黑而甚美尤可以鑑廣雅曰鑑照也荀悅

漢紀曰趙氏善舞上悅之事曰體輕咸善立而聲流亦寵極而禍侈以奇見幸故曰聲流

緣發自裁故曰禍侈津便門以右轉究吾境之所暨漢書武帝紀曰三年作便門橋杜預

左氏傳注曰暨至也掩細柳而撫劍快孝丈之命帥周受命以忘身明

戎政之果毅距華蓋於壘和案乘輿之尊轡肅天威之

臨顏率軍禮以長擗輕棘霸之兒戲重條侯之倍貴方

曰掩止也掩與揜同漢書曰孝文後六年匈奴大入邊遣宗正劉禮軍霸上祝茲侯徐厲軍棘門河內守周亞夫軍細柳帝勞

軍至霸上棘門直馳入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持滿上至不得入於是上使使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壁門士謂車騎

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天子乃案轡徐行至中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文帝曰嚮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六韜曰為將者受命忘家當敵忘身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華蓋已見上文墨營也和軍營之正門也左氏傳齊侯曰天威不遠顔咫尺說文曰擡拜舉手下也因利切漢書曰承相條侯至貴倨也杜預左傳注曰倨傲也

索杜郵其

焉在云孝里之前號憫輟駕而容與哀武安以興倬爭伐趙以徇國定廟筭之勝負扞矢言而不納反推怨以

歸咎未十里於遷路尋賜劍以刎首嗟主闇而臣嫉禍

於何而不有

杜郵亭名在咸陽西今謂之孝里辛氏三秦記曰畢陌西北有孝里畢陌西有白起

墓惘猶罔罔失志之貌也楚辭曰遵赤水而容與史記曰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為武安君秦使王陵攻趙邯鄲少利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曰邯鄲未易攻也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終不肯行秦

園邯鄲弗能拔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何如矣秦王聞之怒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

杜郵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殺昭王昭襄王也蘇茅已見上文尚書曰率縑衆感出失言何休公羊注曰劍

謂此於上臣於下俱害之道往焉而比于文窺秦墟於渭曰閭主之在上也忠廉之是謀五京試曰林麓之鏡于何不有

城莫闕緬其堙盡覓陞殿之餘基裁岷岷以隱嶙嶙聲

曰墟故所居也史記曰秦孝公作爲咸陽築冀闕緬盡貌也亡衍切岷岷類貌也司馬相如哀二世曰登岷岷

之長岷隱嶙絕起貌想趙使之抱壁瀏睨楹以抗憤史記曰秦王

償趙城相如曰璧有瑕請指示王于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

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乃辭謝瀏睨目清貌也燕圖窮

而荆發紛絕袖而自引史記曰荆軻獻燕督亢之地圖圖窮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手

袖而右手持匕首搃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切筑聲厲而

而起袖絕以其匕首搃秦王不中搃丁鶴切筑聲厲而

高奮狙潛鉉以脫臚

史記曰荆軻之客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以擊筑聞於秦始皇始

皇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秦帝矐其目使擊筑稍益

近之高漸離乃以鉉置筑中舉筑扑秦皇帝不中遂誅

論衡曰高漸離舉筑擊秦王中臚秦王病瘡死蒼頡篇

曰狙伺候也七豫切尚書刑德放曰臚者脫去人之臚

也郭璞三蒼解詁曰臚據天位其若茲亦狼狽而可駭

勝蓋矐音各一音格字據天位其若茲亦狼狽而可駭

尚書曰伊尹曰天位艱哉文字集略曰狼狽論曰周勃

孔叢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荀悅漢紀論曰周勃

狼狽失據壞然簡良人以自輔謂斯忠而鞅賢寄苛制

囚執狽音貝

於捐灰矯扶蘇於朔邊

史記曰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商君之法刑弃

灰於道者又曰李斯者上蔡人也始皇以斯為丞相始

皇長子扶蘇監兵上郡始皇崩與趙高謀詐為受始皇

詔立子胡亥為太子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扶蘇不孝其

賜劍以自裁扶蘇為人仁即自殺賈逵國語注曰苛煩

也鄭玄周禮注曰

儒林墳於坑穿詩書煬而為煙

史記曰廡

生為始皇求仙藥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案問諸生諸
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四人皆坑之咸陽又曰李斯曰臣
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詣守尉雜
燒之廣雅曰隼院也性切郭璞方言注曰今江東呼火熾
征為煬國滅亡以斷後身刑轅以啓前商法焉得以宿

黃犬何可復牽

史記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
告商君反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人

不知其是商君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
乎為法之嚴矣一至於此哉秦惠王車裂商君鄭玄周禮注曰

車裂曰轅史記曰李斯具五刑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願
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
可得乎遂夷三族商鞅李斯各有食邑故野蒲變而成

脯苑鹿化以為馬

風俗通曰秦相趙高指鹿為馬東蒲
為脯二世不覺史記曰趙高欲為亂

恐羣臣不聽乃先驗持鹿於二世曰馬
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也

假讒逆以天權

鉗衆口而寄坐

春秋元命苞曰赤受命時
天權莊子曰鉗墨翟之口兵在頸而顧

問何不早而告我願黔黎其誰聽惟請死而獲可國

韓襄公曰兵在其頸不可久束征賦曰惕覺寤寤而願問史記曰趙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與其女壻閹樂謀易置上樂遂斬衛令二

世怒召左右皆惶擾不關傍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

得至今閹樂前即告二世曰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弗許願與妻子爲黔首弗許閹樂

麾其兵陵二世乃自殺 **健子嬰之果決敢討賊以紓禍**

兵在頸已見東京賦 **勢土崩而莫振作降王於路左** 史記曰趙高立公子嬰

人謀曰今使我齊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遂刺殺高於齋

宮廣雅曰果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紆除也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秦之末世是也人困

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賈 **蕭收圖以相** 達國語注曰振救也子嬰降已見上文

劉料險易與衆寡

史記沛公至咸陽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圖書藏之漢所以具

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說文曰
料量也孫卿子曰地者遠近險易又曰識衆寡之用者

也勝羽天與而弗取冠沐猴而縱火史記曰客有說張耳曰天與不取反受其

各又曰或說項王關中可都項王見秦皆已燒殘破又
心懷思欲東歸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張

晏曰沐猴爛猴也漢書曰羽屠咸陽貫三光而洞九泉
燒其宮室楚辭曰若縱火於秋蓬

曾未足以喻其高下也鄧析子曰賢愚之相覺若九地

含吐陰陽而章三光許慎曰三光日月星也燕丹子曰死懷恨入於九泉感市閭之叢井歎

尸韓之舊處丞屬號而守闕人百身以納贖豈生命

之易投誠惠愛之洽著訐望之以求直亦余心之所惡

思夫人之政術實幹時之良具苟明法以釋憾不受才

以成務弘大體以高貴非所望於蕭傳漢書曰韓延壽字長公燕

人也為東郡太守為天下最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之
遷御史大夫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十餘萬會御史問
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知即察劾望之在馮翊
時廉檝官錢放散百餘萬上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
寶而延壽竟坐弃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百姓莫不
流涕說文曰葷麻蒸也阻留切然葷井即渭城賣蒸之
市也延壽被誅丞屬無守闕者而趙廣漢就戮則有之
恐滿誤毛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論語子貢曰賜也
亦有惡乎惡許以為直者說文曰許面相斥罪左氏傳
穆叔曰齊人釋憾於弊邑之地又魏犢公欲殺之而愛
其梓周易曰開物成務莊子曰襄公之應司馬曰造長
夷知大體者也漢書曰蕭望之左遷太子太傅

山而慷慨偉龍顏之英主曾中豁其洞開羣善濔而必

舉
漢書曰高祖隆準而龍顏又曰高祖葬長陵三秦記曰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故通名山陵漢書曰

高祖意豁如也王命論曰英雄陳力羣冊畢舉此存威高祖之大略也潘元茂九錫文曰羣善必舉也

格乎天區士墳掘而莫禦臨拚坎而累抃步毀垣以延

佇尚書周公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范曄後漢書曰赤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又光武詔曰脩復西

楚園陵兩雅曰揜蓋也郭璞曰謂覆蓋王遂越安陵而楚辭注曰擊手曰并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

無譏諒惠聲之寂寞漢書曰惠帝葬安陵報梁傳曰公會齊侯于謹無譏乎楚辭曰欲寂

曰寂無聲之貌也漢靜也弔爰絲之正義伏梁劔於東

都漢書曰爰盎字絲楚人也為楚相病免家居梁孝王欲求為嗣盎進說王以此怨盎使人刺殺盎安陵郭

門外盜烏浪切訊景皇於陽丘奚信譖而矜諛隕吳嗣於局下

蓋發怒於一博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

而無討茲沮善而勸惡廣雅曰訊問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如其事曰訊加誣曰譖爾雅

侍飲博奕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景

帝即位晁錯說上令削吳地及書至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七國反

書聞爰盜曰吳楚相遺書言賊臣晁錯擅迫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為名而共誅錯方今計獨斬錯發使救七國則兵可無血刃上從其議遂斬錯又鄧公謂上曰錯患諸侯強大請削之地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帝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又曰晁錯穎川人為御史大夫錯七故切今協韻七各切漢書成帝曰過聽將作大匠解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無討謂不誅盜也左氏傳子鮮曰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沮才與切漢書谷永曰虧德沮善毛萇詩傳曰沮止也

皆孝元於渭瑩執奄尹以明貶

漢書曰元帝葬渭陵奄尹謂弘恭石顯也班固漢書述曰關尹之皆穢我明德韋昭曰皆病也疾移切鄭玄禮

記注曰皆毀也子爾切何

褒夫君之善行廢園邑以崇

儉褒猶贊美也夫君元帝也漢書曰元帝罷過延門而

責成忠何辜而為戮陷社稷之王章俾幽死而莫鞠漢書

曰成帝葬延陵雨雅曰辜罪也漢書曰成帝時日有蝕之王章奏封事召見言王鳳不可任用帝謂章曰微京

先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後上不忍退鳳章遂為鳳所陷
章罪至大逆死獄中兩雅曰俾使也漢書曰趙王幽死
張晏漢書曰鞠窮也謂窮問囚情也一日勒毛萇詩傳注曰勒告也

統之孕育

小雅曰狃伏也淫嬖謂趙飛燕也漢書曰司隸解光奏言許美人及宮史曹宮皆御幸孝

成皇帝產子隱不見又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惰者無數左氏楚令尹子上曰蜂目而豺聲忍人也杜預曰忍行不義也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孔安國曰勦截也截絕其命是也

貽漢宗以傾覆

廣雅曰張開也舅氏諸王也爾雅曰貽遺也左氏傳呂相曰傾覆我國家刺

哀主於義域僭天爵於高安欲法堯而承羞求終古而

不刊

漢書曰哀帝葬義陵王莽奏曰王若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又曰封董賢為高安侯已見西京賦論語曰不恒其德或承之若葉辭曰長無

絕考終古鄭玄禮記注曰刊削也

瞰康園之孤墳悲平后之專絜殃厥

父之篡逆蒙漢恥而不雪激義誠而引決赴丹爛以

明節投宮火而焦糜從灰燼而俱滅

漢書曰平帝葬康陵又曰孝平王皇

后莽女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后不合葬故曰孤墳

驚橫

橋而旋軫歷蔽邑之南垂

潘岳關中記曰秦作渭水橫橋橫音光雍州圖曰在長安

北二里橫門外也

門磁石而梁木蘭兮構阿房之屈竒疏南山

以表闕倬樊川以激池役嵬嵬其猶否矧人力之所為

工徒斲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宗桃汗而為沼豈斯宇

之獨墮

三輔黃圖曰阿房前殿以木蘭為梁磁石為門懷刃者止之史記曰始皇南山之巔以為闕毛

長詩傳曰倬大也三秦記曰長安正南秦嶺嶺根水流為秦川一名樊川漢武上林唯此為盛史記由余曰役

鬼為之則神怒矣使人為之則人亦苦矣鄭玄周禮牲曰嵬與庸通漢書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禮記曰遠

廟為桃又邾婁定公曰臣弑君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渚焉汗與洿古字通音烏方言曰墮壞也由偽

由偽

新之九廟夸宗虞而祖黃驅吁嗟而妖臨搜佞哀以拜

郎

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天下號曰新又王莽九廟一曰黃帝二曰虞帝三曰陳王四曰齊敬王五曰濟北

愍王六曰濟南伯王七曰元城儒王八曰陽平頃王九曰新都顯王又曰鄧曄于臣起兵南鄉莽愈憂不知所

出崔發曰周禮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莽乃率羣臣至南郊搏心大哭諸生甚悲哀及能誦策文除以為郎也

誦六藝以飾茲焚詩書而面牆心不則於德義雖異術

而同亡

漢書曰王莽立樂經徵天下通一藝皆詣公車焚詩書已見上文尚書曰不學牆面左氏傳富

辰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班固漢書王莽贊曰昔秦焚詩書以立私義莽誦六藝以文茲言同歸殊塗俱用

滅宗孝宣於樂游紹襄緒以中興

漢書音義應劭曰宣帝廟曰樂游又宣紀

贊曰可謂中興伴

不獲事于敬養盡加隆於園陵兆惟

德躬宗周宣矣

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隱王母之非命縱

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隱王母之非命縱

聲樂以娛神

漢書孝武衛皇后生戾太子太子納史良娣產子男進號曰史皇孫太子敗皆遇害太子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

人男是為孝宣帝即位乃葬衛后追謚曰思后故太子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史皇孫曰悼母曰悼后悼園稱奉明園滿岳關中記曰宣帝

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園后曰思后以倡優雜伎千人樂思后園今所謂千人鄉者是也非塋也詢宣帝名也毛詩曰召彼故老

訊之占夢毛萇詩傳曰隱痛也王母思后也爾雅曰父之妣為王母雖靡率於舊典亦觀過而知仁爾雅

循也尚書曰舊典時式論語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憑高望之陽隈體川陸之汗隆

廣雅曰憑登也長安園曰高塋堆延典門南八里隈開襟乎清暑之

館游目乎五柞之宮曹植開居賦曰朔寒風而開襟清暑謂甘泉也西

情暑楚辭曰忽反顧交渠引漕激湍生風漕渠已見上文乃有昆明池乎其中

漢書武帝發其池則湯湯汗汗滉滉彌漫浩如河漢西都賦曰集乎豫

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日月麗天出入東西亘似湯釜類

之無厓古詩曰皎皎河漢女

虞淵

周易曰日月麗乎天西京賦曰日月於乎出象扶桑與濛汜淮南子曰日出湯谷又曰日入虞淵之汜曝於濛谷之浦

昔

豫章之名字披玄流而特起

三輔黃圖曰上林有豫章觀西京賦曰神池靈沼黑水玄趾豫章珍館揭焉中

峙儀景星於天漢列牛女以雙峙

儀謂法象之也毛萇詩傳曰京大也大戴禮曰漢天漢宮闕派曰昆

明池有二石牽牛織女象也

黃萬載而不傾奄摧落於十紀

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武帝元狩三年

穿昆明池至王莽之敗凡一百一十三年今云十紀言其大數耳

擢百尋之層觀今數仞之餘趾

周禮注曰八尺曰尋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說文曰趾基也

振鷺于飛鳧躍鴻漸

毛詩曰振鷺于飛周易曰

鴻漸于干

乘雲頡頏隨波澹淡

毛萇詩傳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澹澹

澆澆

鷺波唼唼陵苒

澆澆出波之兒高唐賦曰巨石弱以澆澆西京賦曰散似鷺波上林賦曰唼唼菁藻

華蓮爛

於沫沼菁葦蔚乎翠瀲

說文曰蕃草茂也夫素切瀲波際也力奄切

伊茲池之盛宰肆水戰

於荒服志勤遠以極武良無要於後福

釋穿池之意也言志在勤於遠略以極武功良無要於已後之福也福謂

水物之利漢書曰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脩昆明池賈
遠國語注曰肄習也左氏傳周宰孔曰齊侯不務德而
勤遠略鍾會檄曰窮武極戰
杜預左氏傳注曰要邀也
而萊蔬芣實永物惟錯乃

有贍乎原陸在皇代而物土故毀之而又復

西都賓曰華實之毛

尚書曰海物惟錯字書曰贍足也皇代謂晉也言在皇

代物其土宜故前毀之而今又復左氏傳賓媚人曰先

王鹽理天下物土之宜杜預曰播殖之物各從土宜凡厥寮司既富而教咸帥貧

情同整楫權收畧課獲引繳舉效鰥夫有室愁民以樂

論語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廣雅曰課第也

謂品第也謂品第其所獲也杜預左氏傳曰效致也謂

其舉所致徒觀其鼓柶迴輪灑釣投罔垂餌出入挺义
多少也
來往言欲迴輪必先鼓柶也郭璞方言曰今江東人呼
柶為軸舊說曰輪釣輪也謂為車以收釣縵也輪
或為綸毛萇詩傳曰縵綸也灑亦投也挺投
也又取魚义也西京賦曰义族之所攬捕
織經連白

鳴榔厲響貫鯢罗尾掣三牽兩

織經連白網也連白以白羽連綴網經其

上於水中二人對引之說文曰根高木也以長木叩舷為聲言曳織經於前鳴長根於後所以驚魚令入網也淮

南子曰魚者扣舟罗猶擊也音的字書曰掣牽也於是弛青鯤於網鉅解頰鯉

於黏微

杜預左氏注曰弛解也鯉鯤二魚名孔安國論語注曰網者為大網以激繫鉤羅屬著網鉅鉤

也說文曰黏相著也女廉切又曰微大索也言魚黏於網故曰黏微也

華魴躍鱗素鯢揚

鬚

鬚鬚已見子虛賦

雍人緩切鸞刀若飛應刃落俎霍霍霏霏

周禮曰內饗中士鄭玄曰饗者割烹煎和之稱也鸞刀已見東京賦紅鮮紛其初載賓旅

竦而遲御既餐服以屬厭泊恬靜以無欲迴小人之腹

為君子之慮

傳殺七激曰膾其鯉魴積如委紅張衡七辨曰鞏洛之鱗割以為鮮薛君韓詩章句

曰載設也毛萇詩傳曰南方有魚遲之也然遲思待之也毛詩曰以御賓客左氏傳曰梗陽有獄其大宗略以

女樂魏子將受闔設女寬將諫饋入三歎曰始至恐其
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
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
獻子辭梗陽人賂廣雅曰恬泊靜也老子曰我好靜而民
自正我无欲爾乃端策拂茵彈冠振衣言將還葬慎淮南子注曰策杖也茵車中樂

也毛詩曰文茵暢設楚辭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徘徊豐鎬如渴如飢心

翹慙以仰止不加敬而自祗豐鄙周所居也孔叢子子思曰君若飢渴待賢企佇

也毛詩曰高山仰止禮記曰宗席之中未施敬而人敬豈三聖之敢夢竊十亂之

或希琴操曰崇侯諧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論語孔子

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尚書曰予有亂臣十人馬融論語注曰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闕天散宜

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也廣雅曰希庶也經始靈臺成之不日惟豐及鄙

仍京其室庶人子來神降之吉積德延祚莫二其一靈臺

已見上文毛詩曰作邑於鄴又曰宅是鎬京左氏傳季梁曰人和而神降之福史記曰古公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漢書翼奉上書曰永世延祚不亦優乎莫二其一謂周祚延之長唯有其一莫能爲二蔡邕胡黃公頌曰參其末惟此邦云誰之識越可略聞而難臻其極言誰

二也言難識也馬融廣成頌曰三五以來越可略聞周禮嘉量銘曰允臻其極子嬴鋤以借父訓

秦法而著色耕讓畔以閑田沾姬化而生棘蘇張喜而

詐騁虛勞愧而訟息漢書賈誼曰商君遺禮義秦俗日敗借父耰鋤慮有德色音義曰假

與父鋤而德之尚書傳曰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萌讓爲士大天入其國則見士

大夫諱爲公卿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也讓其所爭以爲閑田毛萇詩傳曰耕者讓畔行者

讓路蘇秦張儀已見上文由此觀之土無常俗而教有定式上之遷

下均之埏埴漢書董仲舒曰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如淳曰陶家作器

於鈞上杜預左氏傳注曰均平也老子曰埏埴以為器也埏失然切

力切市五方雜會風流溷淆情農好利不昏作勞密邇

狃戎馬生郊

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風俗不純富人則商賈為利說文曰溷亂也溷或為渾尚書

曰情農自安不昏作勞左氏傳曰以魯國之密邇仇讎毛詩曰獫狁孔熾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而

制者必割實存操刀

言在於化也漢書曰黃帝云操刀必割左氏傳子產曰大官大邑而使學者

制焉猶未能操人之升降與政隆替杖信則莫不用情

無欲則賞之不竊

左氏傳子展曰杖德莫如信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論語子曰上好信則

人莫敢不用情又曰季康子患盜雖智弗能理明弗

能察信此心也庶免夫戾

言己雖無才能然任其才信無欲之心庶足以理左氏傳

太史克曰庶幾免於戾

如其禮樂以俟來哲

論語冉求曰如其禮

樂以侯君子幽通賦
曰詎來哲以通情

文選卷第十

文選卷第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直李善注
遊覽

王仲宣登樓賦一首

孫興公遊天台山賦一首 并序

鮑明遠蕪城賦一首

宮殿

王文考魯靈光殿賦一首 并序

何平叔景福殿賦一首

遊覽

登樓賦

盛弘之荆州記曰富陽縣城樓王仲宣登之而作賦

王仲宣

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人獻帝西遷粲從至長安以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後太祖辟為右丞相掾魏國建為侍中卒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

雅古日以銷憂

馮衍顯志賦曰伏朱樓而四望采三

秀之華英孫卿子曰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也賈逵國語注曰暇閑也暇或為假楚辭曰遷遂次而勿驅聊假日以消時邊諱章華臺賦曰奠彌日以銷憂漢書東方朔曰銷憂者莫若酒覽斯宇之所處

芳實顯敞而寡仇

說文曰屋宇邊謂樓之宇也西京賦曰雖斯宇之既地李尤高安館銘曰增臺

顯敞禁室靜幽蒼頡篇曰挾清淖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

洲地挾猶帶也山海經曰荆山漳水出焉而東南注于睢漢書里志曰漢中房陵東山沮水所出至郢入江睢與沮同

背墳衍之廣陸兮臨臯隰之沃流

杜預左氏傳注曰陸道也孟康漢書注曰

沃灌

北彌陶牧西接昭丘

爾雅曰彌終也謂終極也盛

陶朱公冢其碑云是越之范蠡而終於陶爾雅曰郊外

則見所華實蔽野黍稷盈疇

春秋文耀鉤曰春致其時華實乃榮說文曰疇

謂昭丘

耕治之田也賈逵國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

留

楚辭曰雖信美而無禮北征賦曰曾遭紛濁而遷逝

不得乎少留說文曰曾謂辭之舒也

兮漫踰紀以迄今

紛濁喻代亂也楚辭曰吸精粹而吐

毛詩曰以迄于今

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

韓詩曰眷眷懷顧毛詩曰豈不懷歸毛

憑軒檻以遥望

兮向北風而開襟

言感北風逾增鄉思也小雅曰馮依

也漢書曰天子自軒檻上墮銅丸韋

昭曰軒檻殿上欄軒上板也風賦曰平原遠而極目兮

蔽荆山之高岑楚辭曰目極千里傷春心漢書臨沮縣荆山在東北也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

路逶迤而脩迥兮川既漾而濟深逶迤長貌也爾雅曰迥遠也韓詩曰

江之漾矣不可方思薛君曰漾長也悲舊鄉之壅隔兮

涕橫墜而弗禁楚辭曰忽臨睨夫舊鄉漢中昔居父

之在陳兮有歸歟之歎音左氏傳曰孔丘卒公諱之曰

歸歟鍾儀幽而楚奏兮莊舄顯而越吟左氏傳曰晉侯

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

使稅之間其族對曰伶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樂

操土風不忘舊也史記曰陳軫適楚秦惠王曰子去寡

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昔越人莊舄仕楚執珪

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富

貴矣亦思越不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

越聲不思越則且楚聲人往聽之猶尚越人
聲也今臣雖弃逐之楚豈能無秦聲者哉
人情同於懷

士兮豈窮達而異心

窮謂鍾儀

達謂莊舄

論語子曰小

秋曰道德於此窮達一也

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

尚書云日

月逾邁若弗云來左氏傳鄭子駟曰周詩有之伏翼王

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

賈逵國語注曰觀望也與

孔安國曰王道平直也高衢謂大道也薛君韓詩章句曰騁馳也

懼匏瓜之徒懸兮畏

井渫之莫食

論語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鄭玄曰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者莫往

仕而得祿周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鄭玄曰謂已浚

渫也猶臣脩正其身以事君也張璠曰可為惻然傷道

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

毛詩曰衡

以被任用也然不食

門之下可以棲遲楚辭曰步徙倚風蕭瑟而並興兮天

而遙思杜預左氏傳注曰匿藏也

慘慘而無色

楚辭曰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通俗文曰暗色曰黠慘與黠古字通

獸狂

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

楚辭曰任顧南行王逸曰狂猶遠也大戴禮夏

小正曰鳴也者相命也

原野闐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

原野闐無農人

但有征夫而已周易曰闐其戶闐其無

心悽愴以感發

人埤蒼曰闐靜也

毛詩曰駢駢征夫

心悽愴以感發

兮意忉怛達而潛

七感切

惻

廣雅曰感傷也毛詩曰勞心

怛怛毛萇曰怛猶忉怛也

循堦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曾臆

於力切

處上林賦注曰除樓階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交

夜參半

戾也王逸楚辭注曰憤懣也說文曰臆臂也

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

方言曰參分也韓子曰衛靈公泊濮水夜分而聞有鼓瑟

者毛詩曰耿耿不寐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廣雅曰盤桓不進也毛詩曰展轉反側

遊天台山賦

并序支遁天台山銘序曰余覽內經山記云剡縣東南有天台山

孫興公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孫綽字興公太原人也爲章安令稍選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尋轉廷尉卿卒于時才筆之士綽爲其冠

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者也

廣雅曰秀異也

涉海則有方丈蓬

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

方丈蓬萊皆海中名山也爾雅曰高平口陸謝靈運山居賦注

曰天台四明相接連四

明方石四面自然開竅

皆玄聖之所遊化靈仙之所窟

宅

名山略記曰天台山即定光寺諸佛所降葛仙公山也

夫其峻極之狀嘉祥之

美

毛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東京賦曰備致嘉祥

窮山海之環富盡人神

之壯麗矣

碑蒼曰瑰璋珍琦也

所以不列於五嶽闕載於常典

者

爾雅曰太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衡山爲南嶽常山爲北嶽嵩山爲中嶽常典五經之流也

豈不

以所立真奧其路幽迴

真奧者真深奧也幽迴遐遠也

或倒景於重

溟或匿峯於千嶺

重溟謂海也山臨水而影倒故曰倒景也

始經魑魅之塗

卒踐無人之境

杜預左氏傳注曰瞻山神魅怪物莊子曰其道幽遠而無人

舉世罕

能登陟王者莫由裡祀

劉兆穀梁注曰舉盡也楚辭曰舉世皆然將誰告孔安國尚書

傳曰精意以享謂之裡

故事絕於常篇名標於奇紀

廣雅曰絕也篇即

常典也廣雅曰標書也奇紀即內經山記

然圖像之興豈虛也哉非夫遺世

翫道絕粒茹芝者烏能輕舉而宅之

列仙傳曰赤松子好食松實絕

穀孔安國尚書傳曰米食曰粒音立列仙傳讚曰吞水

須茹芝莖斷食休糧以除穀氣廣雅曰茹食也譚慮切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

非夫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肯遙想

而存之

言非寄情遐遠搜訪幽冥篤信善道通神感化者何肯存之也

余所以馳神運

思晝詠宵興俛仰之間若已再升者也

莊子老聃謂崔瞿曰其疾

也哉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也
王弼周易注曰若辭也臞音幼
方解纓絡求託茲嶺方猶將也

纓絡以喻世網也說文曰嬰繞也纓與嬰通郭璞山海經注曰絡繞也
不任吟想之至聊奮藻

以散懷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

太虛遼廓而無閔運自然之妙有太虛謂天也自然謂道也無閔謂無名妙有謂一也

言大道運彼自然之妙一而生萬物也管子曰虛而無形謂之道鵬鳥賦曰寥廓忽荒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鍾會曰

莫知所出故曰自然王弼曰自然無義之言窮極之辭也又曰妙者極之微也老子曰道生一王弼曰一數之始而物之

極也謂之為妙有者欲言有不見其形則非有故謂之妙欲言其物由之以生則非無故謂之有也斯乃無中之有謂之

妙有也阮籍通老子論曰道者自然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也融而為川瀆結而為

山阜老子曰三生萬物鍾會曰散而為萬物也融猶銷也嗟

台嶽之所竒挺寔神明之所扶持廣雅曰挺出也魯靈光殿賦序曰豈非神明依

憑支持者也

陰牛宿以曜峯託靈越以正基

天台越境故云牛宿也漢書曰越地牽牛

之分

野 結根彌於華岱直指高於九疑

結猶固也南都賦曰結根竦李華岱九疑

皆山名也劉勰周易義曰彌廣也

應配天於唐典齊峻極於周詩

配猶對也左氏

傳周史謂陳侯曰姜太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杜預曰姜姓之先爲堯四嶽故曰唐典也

邈彼絕域幽邃

窈窕

王逸楚辭注曰邈遠也絕遠也魯靈光殿賦曰琤室嬈嬈以窈窕洞房叫籛而幽邃王逸曰邃深也

近智

以守見而不之之者以路絕而莫曉

近智猶小智也爾雅曰之往也言近智守

所見而不之假有之者以其路斷絕莫之能曉也方言曰曉知也

哂夏蟲之疑冰整輕翻

而思矯

言淺近小智同乎夏蟲今既哂之故整翻思矯也馬融論語注曰哂笑也莊子北海若謂河伯曰夏蟲不

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司馬彪曰厚信其所見之時也方言曰矯飛也

理無隱而不彰啓二

竒以示兆

劉向列女傳曰名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二竒赤城瀑布也賈逵國語注曰兆形也

赤城霞

起而建標

卑

瀑布飛流以界道

支遁

天台山銘序曰往天台當由赤城山爲道

徑孔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名色皆赤狀似雲霞懸雷千內謂之瀑布飛流灑散冬夏不竭天台山圖曰赤城

山天台之南門也瀑布山天台之西南峯水從南巖懸注望之如曳布建標立物以爲之表識也戰國策曰舉

標甚高標準遙切界道謂爲道疆界也法華經曰黃金爲繩以界八道 觀靈驗而遂徂忽乎

吾之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尋不死之福庭

楚辭曰仍羽人於丹丘

留不死之舊鄉王逸曰因就衆仙於明光也丹丘晝夜常明山海經有羽人之國不死之民

苟台嶺

之可攀亦何羨於層城

薛君韓詩章句曰羨願也淮南子曰掘岷嶮墟以下地中

有層城九重是也 釋域中之常戀暢超然之高情

老子曰域中有四大

漢書音義曰暢通也老子曰雖有榮觀宴處超然 被毛褐之森森振金策之鈴

鈴七啓曰余好毛褐未暇此服披荒榛之蒙龍陟峭

也金策錫杖也鈴鈴策聲

嶠之崢嶸

高誘淮南子注曰叢木曰榛孫子曰草樹蒙龍文字集略曰崢嶸也字林曰崢嶸山高貌

濟猶由

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

顧愷之啓蒙記注曰天台山次經油溪

謝靈運山居賦曰凌石橋之莓苔越嶺溪之縈紆注曰所居住來要經石橋過嶺溪人迹不復過此嶺字雖注曰

並西留切落邪行也五界五縣之界也孔靈符會稽記曰此山舊名五縣之餘地五縣餘姚鄞句章剡始寧服虔

漢書注曰

跨穹隆之懸磴臨萬丈之絕冥

穹隆長曲貌西京賦

曰閣道穹隆懸磴石橋也顧愷之啓蒙記曰天台山石橋路逕不盈尺長數十步步至滑下臨絕冥之澗冥幽

也踐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

莓苔即石橋之苔也翠屏石橋之上石壁

之名也異苑曰天台山石有莓苔之險孔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上有石橋懸度有石屏風橫絕橋上邊有過

逕繞容數人仲長子昌言曰

攬樛

居求木之長蘿援葛

苗力之飛莖

顧愷之啓蒙記注曰濟石橋者搏巖壁樓女蘿葛藟之莖毛詩曰南有樛木葛

蕭紫之毛萇曰木下曲曰樛爾曰雖一冒於垂堂乃永

存乎長生

漢爰盎諫上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老子曰長生久視之道東方朔十洲記曰桂英

流丹服

之長生必契誠於幽昧履重嶮而逾平

幽昧謂道也鍾會老子注曰幽

冥晦昧故

稱爲玄既克濟於九折路威夷而脩通

言其道嶮曲折有九也杜

篤首陽山賦曰九折萋靠而

恣心目之寥朗任緩步之

從容

列子曰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曰恣目之所欲視恣意之所欲行寥朗謂心虛目明也說文曰寥

虛空也毛萇詩傳曰

朗明也列子曰子藉

楚辭萋萋之

纖草蔭落落之長松

以草薦地而坐曰藉楚辭曰春草生兮萋萋杜篤首陽山賦曰

長松落落

靚翔鸞之裔裔聽鳴鳳之嗒嗒

裔裔飛動也爾雅曰

嗒嗒和也謂

過靈溪而一濯疏煩想於心胷

靈溪溪名也廣

雅曰濯洗也賈逵國語注曰疏除也蕩遺塵於旋流發五蓋之遊蒙因一

假言也六塵虛假而能不住故曰蕩雖遣而未盡故

曰遺中論曰六塵色聲香味觸法高誘淮南子注曰旋

流深淵也身意皆淨而能不離故曰發五蓋非真而蔽

已善行故曰遊大智度論曰五蓋貪欲瞋恚睡眠調戲

疑悔禮記曰昭然發追義農之絕軌躡二老之玄蹤義

蒙五蓋或為神表伏義神農也廣雅曰軌跡也又曰躡履也二老老子老

萊子也史記曰老子者楚苦縣人名耳字聃姓李氏見

周之衰乃遂去西至關關令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

乃著上下二篇言道德之意又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

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脩道而養壽陟降信宿迄于仙

也劉向別錄曰老萊子古之壽者都毛詩曰陟降廷止毛萇曰陟降上下左氏傳曰凡師

都一宿為舍再宿為信爾雅曰迄至也十洲記曰滄浪

而懸居朱闕玲瓏於林間玉堂陰映于高隅願愷之

海島中有石室九老仙雙闕雲竦以夾路瓊臺中天

都治處仙宮數萬人啓蒙記

注曰天台山列雙闕於青霄中上有瓊樓瑤林醴泉仙

物畢具十洲記曰承淵山金臺玉樓流精之闕瓊華之

室西王母之所治真官仙靈之所

宗也晉灼漢書注曰玲瓏明見貌

彤雲斐亶以翼檻

暎鳥日烟晃於綺䟽

斐亶文貌翼猶承也櫺憲間子也

尤東觀銘曰房闥內布綺䟽外陳薛綜西京賦

注曰踈刻穿之也然刻為綺文謂之綺踈也

八桂森

挺以凌霜五芝含秀而晨敷

其大也賁隅音番隅神農本草經曰桂葉冬夏常青不

枯又曰赤芝一名丹芝黃芝一名金芝白芝一名玉芝

黑芝一名玄芝紫芝一名木芝

馮衍顯志賦曰食五芝之茂英

惠風佇芳於陽林醴泉

注曰陽林生於山南史記曰岷嶺山上有醴泉

白虎通曰醴泉者美泉狀如醴陰渠山北之渠

建木滅

景於千尋琪樹璀璨而垂珠

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

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

景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山海經曰神人之立有建木百何無枝又曰崐崙之墟北有珠樹文王樹玕琪樹

瑰瓌珠垂貌玕羽俱切瑰七罪切

王喬控鶴以冲天應真飛錫以躡虛

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人於山上見之告我家於七

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頭毛萇詩傳曰控引也史記楚莊王曰有烏不蜚蜚乃冲天百法論

曰井及八輩應真僧然應真謂羅漢也大智度論曰論曰菩薩常應二時頭陀常用錫杖經傳佛像馬神變

之揮霍忽出有而入無言衆仙既登正道故能騁其神變出於衆有而入無爲也淮南

子曰出於無爲於是遊覽既周體靜心閑王逸楚辭注有入於無爲

馬已去世事都捐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適遇牧馬童子黃帝曰請問爲天下

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但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郭璞曰馬以過分爲害歸田賦曰與世

事乎長辭投刃皆虛目牛無全莊子曰庖丁爲文惠君屠牛文惠君曰善哉技庖丁對曰

臣好者道進乎技矣臣始解牛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凝
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今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也凝

思幽巖即詠長川

廣雅曰凝止也
即猶清微也

爾乃羲和亭午遊氣

高褰

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曰羲和日御也
御也午日中徐爰射雉賦注曰褰開也

法鼓琅

以振響眾香馥以揚煙

法華經曰擊大法肆觀天宗
鼓又曰燒眾名香

爰集通仙

天宗謂老君也通仙謂眾仙也其通猶通也
候也尚書曰肆觀羣后孔安國曰肆遂也

以玄玉之膏嗽以華池之泉

毛萇詩傳曰挹斟也山海
經曰密山是生玄玉玉膏

之所出郭璞曰言玉膏中又出
黑玉史記曰崑崙其上有華池

散以象外之說暢以無

生之篇

象外謂道也周易曰象者像也苟繫列傳繫於
兄侯云立象以盡意此非通乎象外者也象外

之意故蓋而不出矣無生謂釋典也維摩詰
曰是天主所願具足得無生忍侯牛矩切悟遣有之

不盡覺涉無之有間

言道釋二典皆以無為宗今悟
有為非而遣之遣之而不盡覺

無為是而涉之涉之而有間言皆滯於
有也說文曰悟覺也小雅曰間隙也
泯色空以合跡

忽即有而得玄

道教忽於有而得於玄郭象莊子注曰

泯平泯也又曰本末內外暢然俱得泯然無跡維摩經

喜見菩薩曰色色空空為二色即是空非色滅空色性自

空如是受想行識識空為二識即是空非識性自空於

其中通而達者為入不二法門有謂有形也王弼老子

注曰凡有皆始於無又曰有之所始以無為本然王以

凡有皆以無為本無以有為功將欲寤無必資於有故

曰即有而得玄也王弼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於三幡

又曰玄真嘿無有也釋謂解說令散也二名即有名物始無名物母也言二

名雖異釋之令同出於道也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有

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

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王弼曰兩者謂始與母也

同出於玄也訓暢令盡也三幡色一也色空二也觀三也言

之母也訓暢令盡也三幡色一也色空二也觀三也言

論三幡雖殊消令為一同歸於無也卻勤真與謝慶緒書

論三幡義曰近論三幡諸人猶多欲既觀色空別更觀

論三幡義曰近論三幡諸人猶多欲既觀色空別更觀

識同在一有而重假二觀於理為長然榘與之恣語樂

意以色空及觀為三備識空及觀亦為三備

以終日等寂默於不言

不言莊子曰言而定則終日言而盡道也又渾萬象以

曰言無言終身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

真觀兀同體於自然

以真觀兀然同體於自然孝經鉤命決曰地以舒形萬象咸載真昧也言不顯視也兀無知之貌也自然已見

文上

蕪城賦

四言集云登廣陵故城漢書曰廣陵

武帝更名廣陵江都易王

鮑明遠

沈約

非廣陵厲王胥皆都焉

宋書鮑昭字明遠文辭瞻逸世祖時昭為中書舍人上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昭

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昭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瑱為荊州昭為前

軍掌書記之任子
瑱敗為亂兵所殺

滿弭池

以平原

滿相連漸平之貌也廣雅曰南馳蒼梧

南馳蒼梧

張

海北走

紫塞鴈門

南馳北走言所通者遠也漢書有蒼梧郡謝承後漢書曰

東茂常渡漲海如淳漢書注曰走音奏趨也崔豹古今注曰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漢書

有鴈門

施以漕渠

軸以崐崗

廣雅曰施引也漕渠邗溝也

杜預曰通糧道說文曰漕水轉穀也又曰軸持輪也崐崗廣陵之鎮平也類車軸之持輪河圖括地象曰崐崗

之山橫為地軸施或為陸軸或為袖重江復關之隄四會五達之莊

曰重濱帶江南曰復蒼頡篇曰隄藏也洛陽記曰銅駝二枚在四會道頭爾雅曰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當

昔全盛之時車挂轄

人駕肩

全盛謂漢時也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塗

車轂擊人有摩說文曰轄車軸端也

廛閑撲

地歌吹

預左氏傳注曰駕陵也謂相迫切也

沸天

鄭玄周禮注曰塵民居區域之稱說文曰開閭也方言曰撲盡也郭璞曰今種物皆生云撲地出也

荖

荖貨鹽田鏗利銅山聲類曰荖蕃也荖滋古字通也

荆平也

初產切史記曰吳有豫章郡銅山吳王濞盜鑄錢煮海水為鹽

才力雄富士馬精

妍

班固傳贊曰材力有餘士馬強盛范曄後漢書曰王元詭隗囂曰今天水富士馬最強故能多

秦法佚周令

軼類曰發侈字也軼過也佚與剗崇墉剗

濬洫圖脩世以休命

字林曰佳刀曰剗剗謂除消其土也周易曰剗木為舟薛綜西京賦

曰墉謂城洫池也左氏傳北宮文子曰其有國家命令問長世尚書曰俟天休命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命也

是以板築雉堞之殷井幹

寒烽櫓之勤郭璞曰板築牆上

下板築杵頭鐵沓也鄭玄周禮注曰雉長三丈高一丈杜預左氏傳注曰堞女牆也新盛也淮南子曰大構架

興宮室雞棲井幹許慎曰皆屋構也格高五嶽袤廣三墳

蒼頡篇曰格量度也五嶽已見天台賦南北曰表三墳

未詳或曰毛詩曰遵彼汝墳又曰鋪敦淮墳爾雅曰墳

莫大於河墳此蓋三墳 **崒** 崒若斷岸直聳 **似長雲** 崒高峻也製

磁石以禦衝糊頰壤以飛文 三輔黃圖曰阿房宮以磁石為門懷刃者止之廣雅

曰衝突也字書曰糊黏也戶徒切毛 **觀基局之固護將**

萬祀而一君 說文曰局外開之關也凡文士之言基局

局也固護 **出入三代五百餘載** **音瓜剖而豆分** 王逸廣

言字固也 **澤葵依井荒葛冒塗** 王逸楚辭注曰風萍水 **壇羅**

虺 呼也 **階闕磨** 居 **鼯** 王逸楚辭注曰壇堂也毛詩

也公羊傳曰有麋而角劉兆曰麋 **木魅** 莫 **山鬼野鼠城**

聲也麋與麋音義同鼯鼯鼠也

狐說文曰魅老物精也莫愧切楚辭九歌有奈山鬼漢書曰蘇武掘野鼠草實而食之魏明帝長歌行曰久

城育狐兔高所嗥也胡高切飢城多鳥聲風嗥雨嘯昏見晨趨左氏傳曰豺狼

鷹厲吻寒鷓鴣厲摩也鄭玄周禮注曰吻口邊也

嚇火嫁切郭璞爾雅注曰生而能自食者謂鳥子也解伏賦藏虎乳血殮膚字書曰

古文暴字蒲到切賦或為劇崩榛塞路崢嶸古道服虔

爾雅曰劇白虎劇戶甘切注曰榛木叢生也廣雅曰崢嶸深冥也韓詩曰肅肅兔

置施于中趙薛君曰中趙趙中九交之道也仇悲切白楊早落塞草前衰崔豹古今注曰白楊葉圓李陵書

稜稜霜氣藪藪風威稜稜霜氣嚴冬之貌藪藪風聲勁疾之貌藪素鹿切孤蓬自

振驚砂坐飛無故而飛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

廣雅曰灌叢也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通池既已夷峻隅又已頽通池

城廢

也峻隅城隅也

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

王逸楚辭注曰埃塵也

凝思寂

聽心傷已摧

天台山賦曰凝思高巖

若夫藻扃黼帳歌堂舞閣之

基琬淵碧樹

林釣渚之館

藻扃高施藻畫也司馬相如美人賦曰芳香芬烈黼

帳高張琬淵玉池也碧樹玉樹也

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

飲蔡謳漢書藝文志有齊歌秦歌西京賦曰海鱗變而成龍又曰大雀跋跋又曰爵馬同轡

皆薰歇

燼滅光沉響絕

杜預左氏傳注曰薰香草也又曰燼火之餘木

東都妙姬南

國麗人蕙心紈質玉貌絳脣

陸機擬東城一何高曰京洛多妖麗玉頰侔曉凝然

京洛即東都也曹子建詩曰南國有佳人華容若桃李左九嬪武帝納皇后頌曰如蘭之茝好色賦曰腰如束

素蘭蕙同類統素兼名文士愛奇故變文耳宋玉笛賦曰頰頰臻玉貌起揚雄蜀都賦曰姚朱頰離絳脣

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

委猶積也

豈憶同輿之愉樂

離宮之苦辛哉

魏志曰明帝悼毛皇后有龍出入殿
帝同輿輦長門賦曰期城南之離宮天

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為蕪城之歌

韓詩外傳曰孔子抽

琴按軫以授子貢廣雅曰命名也琴道曰琴有伯
夷之操夫遭遇異時寧則獨善其身故謂之操歌曰

邊風急兮城上寒井涇滅兮丘隴殘

周禮曰九夫為井又曰夫間有

遂遂上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

范子曰化窮數盡謂之死

宮殿

魯靈光殿賦

并序

王文考

范曄後漢書曰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子延壽字文考有雋才遊魯

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為甚奇之遂輒誦而止後溺

水死時年二十餘

張載注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

善曰漢書景帝十三王傳曰程姬生魯恭王餘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

漢書曰恭王徙魯好治宮室毛詩曰命于下國韋昭國語注曰曲沃在絳下故曰下國然以天子爲上國故諸

侯爲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昔魯僖公使大夫公子奚斯上新姜嫄之廟下

治文公之宮故曰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善曰史記季友奉公子申立是爲魯公釐與僖同爾雅曰北城也

遭漢中微盜賊奔突突唐突也詩云昆夷突矣自西京未央建章

之殿皆見隳壞未央建章西京二殿之名杜預左氏傳注曰隳毀也而靈光歸上軌

然獨存歸然高大堅固貌也善曰孔叢子孔子曰夫山者歸然高意者豈非神明

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善曰廣雅曰意疑也然其規矩制度上

應星宿音秀亦所以永安也善曰上應星宿謂觜陬也賦曰規矩處天上憲觜陬

予客自南鄙觀藝於魯

南鄙荆州也廣雅曰鄙國也藝六經也魯有周公孔子在

焉觀斯而貽

日吏切愕觀曰貽本為藝而來見此驚也

曰嗟乎詩人之興感

物而作

見可嗟之物為作詩作賦

故奚斯頌僖歌其路寢而功績

存乎辭德音昭乎聲

善曰韓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

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左氏傳司馬侯曰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毛詩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

物以賦顯事以頌宣匪賦匪頌將何述焉遂作賦曰

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

若順也稽考也言能順天地考行古之道

者帝也濬深也哲智也又有深知欽明詩云濬哲維商書云放勳欽明善曰書曰粵若稽古帝堯又曰濬哲文明

殷五代之純熙紹伊唐之炎精

善曰殷盛也五代周殷夏唐虞也言漢盛

於五代純熙之道而紹帝堯火德之運毛詩曰時純熙矣爾雅曰純大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熙廣也爾雅曰紹

繼也詩含神務曰慶都生伊堯孔安國尚書傳曰堯以唐侯升為天子李尤德陽殿賦曰若炎唐稽古作先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又馮衍說薊永曰杜稷復存炎精更輝荷天衢以元亨

廓宇宙而作京

衢道也易曰荷天之衢道大行也元善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天所覆為宇中所

由為宙也善曰方言曰張小使大謂之廓鄭玄周易注曰人君在上位負荷天之大道敷皇極以

創業協神道而太寧

皇極皇建其有極謂得中也協和神明之道而天下大寧皆謂初漢

之盛時也善曰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謂可繼也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於是百姓昭明

九族敦序乃命孝孫俾侯于魯

善曰尚書曰百姓昭明又曰敷叙九族孔安國

曰九族高祖玄孫之親也爾雅曰命告也毛詩曰孝孫有慶又曰建爾元子俾侯于魯錫介珪以

作瑞宅附庸而開宇

介大也圭長尺二寸謂之介瑞信也諸侯錫大圭以為瑞信又以為寶

中伯之封云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古者附庸百里魯五百里之封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錫二十四等附庸方

七百以是開居也善曰毛詩曰錫之山乃立靈光之

秘殿配紫微而為輔詩云秘宮有仙紫微至尊宮斥京師也善曰毛萇詩傳曰秘神也西

京賦曰思比象於紫微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承明堂於少陽昭列顯於

奎之分野善曰言承漢明堂而在少陽之位其光昭列顯於奎之分野也爾雅曰分次也漢書曰泰

山郡奉高縣有明堂武帝造又曰少陽東方也又曰魯地奎婁之分野也一曰春秋說題辭曰心為天明堂以

布政教言靈光承天之明堂在少陽之地瞻彼靈光之為狀也則嵯峨罪

崑皆其形也善曰皆高峻之貌崑崙崑崙崑崙切崑五軌切崑盧罪切崑崙崑崙

吁可畏乎其駭人也駭驚也故魏斯而貽孔安國尚書傳曰吁疑怪之辭迢嶢個

儻豈麗博敞洞轆轤乎其無垠也又其形也博廣也敞高平也善

曰迢嶢高貌也個儻非常也上林賦曰張翬希世而特樂乎膠葛之寓郭璞曰言曠遠

六卷六十四

出羌環譎而鴻紛羌辭也羌亦乃也善曰瑰異譎也說也甘泉賦曰上洪紛而相錯屹魚

山峙以紆鬱隆屈勿魚勿平青雲屹猶孽也高大貌詩云臨衝弗弗崇墉屹

屹隆屈也西京賦曰終南太一隆屈崔峒峒峒屹屹猶孽也高大貌詩云臨衝弗弗崇墉屹

乎青雲言此物上逮青雲善曰廣雅曰峙止也鬱塊鞅

北烏點以增耕七屹宏削助繒綾陵而龍鱗削巖然皆其

無齊限之貌增屹深空貌繒綾汨于磴磴五以璀璨赫

燁燁亦而燭坤皆其形貌光輝也善曰汨淨貌磴磴高

下狀若積石之鏘鏘又似乎帝室之威神威神言尊嚴

屬朱闕巖巖而雙立墉牆也善曰李尤德高門擬于

閭闔方二軌而並入閭闔天門也王者因以為門善曰

帝之室春秋合誠圖曰紫宮太帝室也崇墉岡連以嶺

山名西都賦曰激神岳之巒將帝室天

二軌謂容兩車也鄭玄儀禮注曰

方併也周禮注曰應門二轍於其是乎乃歷夫太階以造其

堂俯仰顧盼東西周章

造其堂觀其狀而賦之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

彤彩之飾徒何爲乎皓皓泚泚流離爛漫

善曰皓皓泚泚光明

盛貌皓古老切泚古旦切流離爛漫分散遠貌

皓壁皜曜以月照丹柱歛絕

而電燁霞駭雲蔚若陰若陽

其色狀也善曰皜白也古老切崔駰七依曰升

柱彫牆燁光盛起規戈戰切

濯瀟焜亂焯焯煌煌

善曰采色衆多眩曜不定也霍

音霍瀟

隱陰夏以中處凜寒竦以崢嶸

善曰陰夏向北之殿也韋

仲將景福殿賦曰陰夏則有望舒涼室亦與此同凜寒皆幽深之貌凜烏宏切寒魚天切竦音巢

熒熒以燻閭颺蕭條而清泠

鴻大也熒熒燻燻朗皆寬明也善曰颺蕭條清涼

之貌熒苦晃切熒呼廣切燻土黨切閭音朗

動滴瀝以成響音殷雷應其若

驚

善曰言簷垂滴瀝纒成小響室內應之其聲似雷之驚也說文曰滴瀝水下滴瀝之也

耳嘈嘈

耳嘈嘈

以失聽目矍矍而喪精

言炫耀也矍矍目不正也善曰

視也洞簫賦曰矍矍

子之喪精矍火縣切駢密石與琅玕齊玉璫與璧英

珠也似玉尚書曰球琳琅玕善曰李軌法言注曰駢並也國語曰天子之室加密石焉韋昭曰密密理謂砥也

然彼以密石磨琢此亦為飾也西都賦曰裁金璧以飾璫璧英璧玉之英也孝經援神契曰玉英玉有英華之

色遂排金扉而北入霄靄靄而晻曖

言深遠也 旋室

娟以窈窕洞房叫窈而幽邃

善曰淮南子曰傾宮旋室在崑崙閭闔之中徐幹七

喻曰連觀飛榭旋室迴房旋室世屋也嫵娟迴曲貌楚辭曰焜容脩態亘洞房西京賦曰堊叫窈以經廷西

廂踟躕以閑宴

西廂西序也踟躕連閣傍小室也閑清

連貌毛萇傳曰宴安也言安靜也

東序重深而奧祕

東序東廂也互言之文相避耳爾雅

曰東西廂謂之序善曰廣雅曰奧藏也字書曰祕密也屹鏗冥以勿罔屑壓鷲羽

以懿凜

寂莫之形也善曰冥莫耕切

魂悚悚其驚斯心惴惴而發悸

驚斯於此驚也善曰蘇林漢書注曰蕙蕙懼貌於是詳

察其棟宇觀其結構

欲安心定意審其事也善曰高誘曰春秋季注曰結交也構架也

規矩應天上憲紫瓖

應天文星宿也憲法也善曰爾雅曰紫瓖之星營室東鉞也毛詩曰

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毛萇曰定營室也蕭子移切陲子瑜切

倨俛雲起嶽釜離樓善

甘泉賦曰大夏雲譎波詭離樓衆木交加之貌長門賦曰羅半葺之遊樹離樓梧而相撐倨九物切俛君我切

樓力三間四表八維九隅

室每三間則有四表四角萬

楹叢倚磊砢相扶

楹柱也善曰磊壯大之貌

浮柱昭帶以星懸漂

嶢峴而枝柱

枝柱言無根而倚立也善曰甘泉賦曰抗浮柱之飛接漂輕艤嶢峴不安之貌峴五

結切蒼頡篇曰**飛梁**偃蹇以虹指揭遠遠而騰湊善

甘泉賦歷倒景而絕飛梁西都賦曰抗應龍之虹梁崔駰七衣曰夏屋蓬蓬高也音渠王逸楚辭注曰湊聚也

層櫨磔堦以岌曲枿要紹而環句善曰說文曰櫨櫨

枿柱上方木然枿櫨爲一此重言之蓋有曲直之殊爾要紹曲貌

芝栴攢羅以戢香枝

掌叔枿而斜據芝栴山節方小木爲之掌眉梁之上也各長三尺掌或作振字善曰說文曰栴

枿上梁蒼頡篇曰攢聚也戢香衆貌香乃立切說文曰掌柱也取孟切叔枿枿參差之貌叔楚加切枿音牙毛萇

詩傳曰**傍夭蟠以橫出**互黜糾而搏負善曰天蟠黜糾

表切黜於糾切搏負負荷而橫搏也**下第蔚以瑾錯**上崎嶇而重注善曰

特起貌瑾錯衆盛貌第扶律切崎嶇危嶮貌崎音綺嶇音蟻注猶屬也**捷獵鱗集支離分**

赴善曰捷獵相接縱橫各有所趣善曰縱橫四散

支離分散也

也駱駝不絕

爾乃懸棟結阿天窗綺踈

天窗高窓也綺文也踈刻鏤也善曰周書曰明堂咸有四

阿屋四垂也綺踈已見上文

圓淵方井反植荷藻

反植者根在上而葉在下爾雅曰荷

扶藻種之於負淵方井之中以爲光輝善曰鄭玄周禮注曰植根生之屬

發秀吐榮茵苔披

敷綠房紫葍窰咤垂珠

綠房扶藻之房刻繒爲之綠色紫葍葍中芍也爾雅曰其中葍

珠珠之實窰咤也善曰爾雅曰荷其華茵茵胡咸切苞徒感切葍與芍同音的說文曰窰物在穴中貌張滑

切咤亦窰切雲淩藻枕龍桷雕鏤

雲節畫雲氣爲山節也枕梁上櫺又畫水草之

文龍桷畫椽爲龍善曰爾雅曰桷謂之節郭璞曰節櫺也淩與節同論語曰山節藻梲包成曰梲者梁上櫺畫

爲藻文鄭玄禮記注曰桷謂之

飛禽走獸因木生姿

形也善曰高唐賦曰奔虎攬拏以梁倚仡奮疊而軒鬚狀似走獸或象飛禽

善曰攬拏相搏持也羽獵賦曰熊羆之拏攬張揖漢書注曰梁倚相著也仡舉頭也郭璞曰鬚背上鬣也杜預

左氏傳注曰龍騰驤以蜿蟺頷若動而躩踞善曰杜預

曰頷搖頭也牛感切李尤辟靡賦曰萬駢躩踞以履掌躩踞動貌躩音達踞音尼朱鳥舒翼以

峙衡騰虹蜺蚪而遶椽椽亦椽也有三名一曰椽二曰

太一之常居前朱鳥衡四阿之長衡也淮南子曰栝白

鹿子蜺於樽榼蟠螭宛轉而承楣善曰古王子喬辭曰

中遊子蜺延首之貌子甄熱切蜺詰狡兔踞伏於柎側

後狻攀椽而相追善曰說文曰跽蹠也壯樂切柎音父玄熊舂舂以斷斷

却負載而躡蹠躡蹠也善曰躡舂舂吐舌貌躡吐舂舂

雅曰躡齊首目以瞪眄徒脈脈而行齊首目以瞪眄

脈脈行行視貌善曰埤蒼曰瞪直證切爾雅曰胡人遙

脈相視也莫華切說文曰行犬怒貌牛飢切

集於上楹儼雅跽而相對乞欺猥以鷗眈鷗類頽而睽

睽狀若悲愁於危處慙頽蹙而含悴

皆胡夷之畫形也人尊於鳥獸故著

在上楹儼雅而相對言敬恭也善曰儼雅跽類說文曰

踞長跪也奇几切欺猥大首也鷗眈如鷗之視也聲類

曰鷗驚視也眈與睛同呼穴切鷗鷗類大首深目之類

鷗鳥交切鷗呼交切類力交切睽睽張目類孟子曰類

蹙而而言頽神仙岳岳於棟間玉女闕窻而下視神女之

蹙憂類高也善曰岳岳立類李尤函忽眇眇以響像若鬼神之

谷關銘曰玉女流眇而下視圖畫天地品類羣生雜物奇怪山海靈寫

載其狀託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

其情

言委曲得情也善曰列子曰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繆形不同也淮南子曰以鏡視形曲得其情

上紀開闢遂古之初

更盡太古開闢之時帝王之居也善曰尚書考靈輝曰天地開闢

滿舒光楚辭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

五龍比翼人皇九頭

善曰春秋命曆序曰皇伯皇仲

皇叔皇季皇少五姓同期俱駕龍周密與神通號曰五龍又曰人皇九頭提羽蓋乘雲車出賜谷分九河宋均曰九頭九

人也提羽蓋乘雲車出賜谷分九河宋均曰九頭九

蓋鳥之羽伏羲鱗身女媧蛇軀曰伏羲女媧蛇身而人面

有大聖之德立中記曰鴻荒朴略厥狀睚眦質也略野

略上古之世為鴻荒之世也盡其形亦質而略睚眦質朴

之形善曰法言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尚書璇璣鈴曰帝

軒冕以庸衣裳有殊

上曰衣下曰裳有功者賞無功者否故曰殊也

下及三后媯妃亂主

皆盡其形也三后夏務周也善

車曰軒冠曰冕庸用也作此車服以庸

曰國語史蘇曰昔夏桀妹嬀有寵而亡夏桀辛
妲己有寵而亡殷周幽褒姒有寵周於是乎亡忠臣孝子

烈士貞女忠臣屈原子胥之等孝子申生伯奇之等賢愚成

敗靡不載敘善曰列子曰但伏羲以來賢愚惡以誠世善以

示後善曰家語曰孔子觀於明堂觀四墉有堯舜桀紂之象而

史書之以示後也善於乎連閣承宮馳道周環馳道馳馬

而布毛萇詩傳曰年不順成馳道不脩善曰馳道陽榭外望

高樓飛觀大殿無內室謂之榭春秋傳長途升降軒檻曼

延長途升降閣道上下也軒檻所以開明也善曰漸臺

臨池層曲九成善曰言重高九層也呂氏春秋曰屹然特

立的爾殊形高徑華蓋仰看天庭高徑所徑高九上至

登華蓋兮乘賜谷峇賓戲
飛陞揭孽緣雲下征善曰揭孽高貌

中坐垂景頰視流星言臺之高自中坐而乘日景也楚辭曰流星墜兮成雨千門

相似萬戶如一千門萬戶言衆多也相似如一言皆好也善曰漢書曰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

巖突洞出逶迤詰屈善曰子虛賦曰巖突洞房周行數里仰不見日

或二或三爲數非正之辭也論語孔子曰加我數年可以學易何宏麗之靡靡咨用

力之妙勤善曰小雅曰靡靡細也郭璞方言注曰靡靡細好也妙勤精妙功勤也非夫通

神之俊才誰能刻成乎此勲善曰移太常博士曰聖上德通神明漢書曰益州刺史王

襄聞王褒有俊才爾雅曰勲功也據坤靈之寶執力承蒼若昊之純殷易曰地勢

坤蒼昊皆天之稱也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純大樞中也言魯承天之大中也包陰陽之變化含

元氣之烟煨烟煨天地之蒸氣也善曰孫卿子曰陰陽大化周易曰四時變化春秋命曆序曰元氣正

則天地八卦葦周易曰
天地網緼萬物化醇
玄醴騰涌於陰溝甘露被宇而下

秦醴泉出地故曰陰溝也善曰春秋元命包曰天樞
得則醴泉出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天則甘露降
朱桂黝黫

於南北蘭芝阿那於東西
黝黫阿那皆茂盛之類善曰尚書
大傳曰德光地序則朱草生禮十

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則蘭芝常生鄭玄曰主調和也伏儼
子虛賦注曰芍藥以蘭桂調食也然蘭既為瑞桂亦宜同春秋運

斗樞曰搖光得陵黑芝朱
穆鬱金賦曰丹桂植其東祥風翕習以颺灑激芳香而常

芬
灑灑善曰禮十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平則祥颺至翕

習盛與興
素合切
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
善曰甘泉賦
曰神莫莫而

扶傾爾雅
曰爾益也
永安寧以祉福長與大漢而久存實至尊之

所御保延壽而宜子孫
善曰喪服傳曰天子至尊高唐
賦曰延年益壽千萬歲毛詩曰

宜爾孫子
振振兮
苟可貴其若斯孰亦有云而不珍
毛萇詩傳
曰云言也

爾雅曰
珍美也

亂曰彤彤靈宮歸靡穹崇紛庵鴻兮

善曰皆高大之貌

莫董切鴻胡董切

削劣嶷嶷岑岑嶙嶙駢龍從兮

善曰皆峻險之貌

嶙嶙助力切劣音力嶷音茲聲音理端音苗嶷音疑

連拳偃蹇嶙嶙茵蹇嶮傍歌

傾兮

善曰皆特起之貌倫音倫苗巨貧醜蹇巨免切嶮音產

歇欻幽藹雲覆

霽洞杳冥兮

善曰皆幽遠之貌歇許乞切欻許勿切霽杜咸切霽杜對切

葱翠

紫蔚礪礪瓌璋含光晷兮

善曰蔚文貌埤蒼曰礪礪也礪力罪切礪於賄切

郭璞山海經注曰礪路大石也音洛埤蒼曰瓌璋珍琦也

窮奇極妙棟宇已來未

之有兮

善曰周易曰上棟下宇以庇風雨

神之營之瑞我漢室永不

朽兮

景福殿賦

洛陽宮殿簿曰許昌宮景福殿七間

何平叔

典略曰何晏字平叔南陽人也尚金邾公主有奇才頗有粹能美容

貌魏明帝將東巡恐夏執故許昌作殿名曰景福殿成命人賦之平

叔遂有此作平叔為散騎常侍遷尚書主選後曹爽反為司馬宣王斬

於東市

大哉惟魏世有哲聖武創丕基文集太命

武帝文文帝並見魏都賦毛詩曰

世有哲王尚書伊尹曰天監厥德用集大命孔安國曰集主命於其身

皆體天作制順時立政

東都賦曰體元立制順時立政謂依月令而行也禮記曰凡舉事心順其時尚書有立政篇至于帝皇

遂重熙而累盛

魏志曰明皇帝諱毓字元仲文帝太子也生數歲而有岐嶷之姿武皇異之文帝崩

即皇帝位東都賦曰至平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求平之際重熙而累洽也

人物之至情周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阮籍通老子論

莫不本於人情也上則崇稽古之弘道下則闡長世之善經稽古

已見靈光殿賦尚書序曰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左氏傳曰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問長世又隨武子曰兼弱

攻昧武庶事既康天秩孔明尚書答蘇曰庶事康哉又曰善經

孔故載祀二三而國富刑清歲三月東巡狩至于許昌

選志明紀曰大和六年三月行幸東巡四月行幸許昌宮春秋說題辭曰國富民康周易曰聖人以慎動則刑

罰清班固漢書述曰國富刑清尚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盛宗柴望祠山川考時度方

存問高年率民耕桑禮記王制曰歲二月東巡狩望祠山川問百年者就見之考時月定

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史記曰撫萬民度四方王齊曰闡定四方而安撫之司馬彪續漢書曰凡郡國掌治民常

以春行所至越六月既望林鍾紀律大火昏正桑梓繁縣勸民農桑

廡大雨時行

尚書曰惟五月既望孔安國曰十五日

火中又曰律中林鍾是月也

大雨時行尚書曰庶草蕃廡

三事九司宏儒碩生

也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九司九卿也春秋漢舍

也感乎溽暑之伊鬱而慮性命之所平禮記曰季夏是

伊鬱煩熱貌周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家語孔子對

道始得爲人也各受陰陽惟岷越之不靜寤征行之未

寧
岷越吳蜀二境也尚書
乃昌言曰昔在蕭公暨于孫

卿皆先識博覽明允篤誠

尚書曰禹拜昌言蕭公何也荀卿子曰宮室臺榭以避燥

濕養德別輕重也長笛賦序曰博覽典
莫不以爲不壯
不麗不足以一民而重威靈不飭不美不足以訓後而

永厥成

漢書曰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何曰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今

後世有以加也賈逵連珠曰夫君人者不飾不美不足以一民國語屈建曰不可以訓後嗣不可以私欲于國

毛詩曰我客戾止永觀厥成故當時享其功利後世賴其英聲

傳注曰享受也史記司馬季曰助上且許昌者乃大運

之攸戾圖識之所旌獻帝紀曰太史丞許芝奏故白馬

高者昌於許當塗高者魂也今魏基昌於許漢微絕於許春秋元命包曰許昌為周當塗春秋說題辭曰大運

在五維書摘士翻曰五德之運杜預左氏苟德義其如

斯夫何宮室之勿營帝曰俞哉廣雅曰何問也尚書帝

玄輅既駕輕裘斯御禮記曰孟冬之月天子始裘論語子曰衣

輕裘蔡邕月令章句曰乃命有司禮儀是具禮記曰乃

凡衣服加於身曰御

書景帝詔曰禮官具禮儀**審量日力詳度費務**漢書曰王延世功費約省用日力寡孫子

曰必先筭其費務**鳩經始之黎民輯農功之暇豫**左氏傳鄰子

爾雅曰鳩聚也毛詩曰經始靈臺孔安國尚書傳曰黎衆也又輯集也左氏傳呂相絕秦曰芟夷我農功國語

優施曰我教暇豫之事君**因東師之獻捷就海孽之賄**

章昭曰暇間也豫樂也**賂**魏志明帝六年六月脩許昌宮十月田豫討大將周

來獻戎捷漢書曰蟲豸之妖謂之孽以吳僻居**立景福**

海曲而稱亂故曰海孽魚列切爾雅曰賄財也**之秘殿備皇居之制度**魏志明紀曰脩許昌宮起景福

殿**爾乃豐層覆之眈眈建高基之堂堂**西京賦曰大廡

國堂堂之大也**羅䟽柱之汨筆越蕭坻**直鄂各之鏘鏘羅列也

柱也汨越光明貌坻殿基也鄂**飛欄翼以軒翥反宇轆**珉鄂也西京賦曰坻鏘鱗胸

魚卷禁以高驤

西京賦曰反宇業業飛欄輪轡又曰鳳流羽騫翥於蒼標西都賦曰荷棟桴而高驤

毛之威蕤垂環玼之琳琅

言宮室以羽毛為飾又垂環玼及琳琅也西都賦曰翡翠

火齊葳蕤羽毛之貌兩雅曰肉好若一謂之環說文曰玼珠也蕭眠切

參旗九旒從風飄

揚

周禮曰熊旗六游以象伐毛萇詩傳曰參伐也然伐一星以旗象參故曰參旗周禮曰龍旗九旒今云參

旗九旒蓋一指旗名一

皓皓肝肝丹彩煌煌肝肝煌煌皆盛貌

故其華表則鎬鎬

吳鑠鑠赫弈章灼若日月之麗天也

華表謂華飾屋外之表也鎬鎬鑠鑠赫弈章灼皆謂光顯昭明也周易曰日月麗乎天鎬古皓切鑠舒藥切

其奧秘則翳蔽曖昧髣髴退概若幽星之纏連也

魯

光殿賦曰西序重深而奧秘翳蔽曖昧髣髴退概皆謂幽深不明也幽猶夜也曖音愛概古愛切纏相連之貌

力氏既櫛比逸而攢集又宏璉以豐敞

毛詩曰其比如櫛璉未詳一曰

宏連大連衆木也王逸楚辭注曰兼苞博落不常一象

橫木關柱爲連連與連古字通

博落謂所繞者廣也郭璞山海經注曰絡繞也落與絡古字通

耀天文迫而察之若仰崇山而戴垂雲廣雅曰摘舒也宋秉易緯注曰

之鬱乎似積雲就而察之霽乎若太山荒瓌璋以壯麗

紛或或其難分此其大較角也南都賦曰紛郁郁其難詳大較猶大略也孔安

國尚書傳曰若乃高夢萌崔嵬飛宇承霓薛綜曰西京

棟較三品也感切霽徒對切鳥企山峙若翔若滯言屋形高峻如鳥

融泄動貌也舉腫也去或切魯靈光殿賦曰屹山峙以紆鬱峨峨

業嶭罔識所屆西京賦曰嵯峨雖離朱之至精猶眩曜

捷業罔識所則

而不能昭晰也

趙岐孟子章句曰離朱即離婁也淮南子曰離朱之明察歲末於百步之外歲

古對字王逸楚辭注曰眩曜惑亂

貌說文曰昭晰明也晰之逝切

爾乃開南端之豁達

張筍虛之輪函

凡正門皆謂之端門春秋說題辭曰血書魯端門豁達門通之貌輪函其形也

華鍾杙其高懸悍獸侂以儼陳

言端門之內爲筍以懸華鍾又植悍獸爲異以

負之侂然相對而陳列之東都賦曰鏗華鍾獸負鍾已見西京賦何休公羊傳注曰侂然壯勇貌賈逵國語注

曰儼偶也體洪剛之猛毅聲筍

音真毛詩傳

曰破雷聲

也於謹切爰有遐狄鏐質輪菌

遐狄即長狄也以鏐爲質輪菌然也爾雅曰白金謂之銀

美者謂之鏐郭璞曰音遼廣雅曰質軀也輪音倫菌其旻切

坐高門之側堂彰聖主

之威神

言爲金狄坐於高門側堂之中以明聖主之有威神晏子曰景公坐於堂側

芸若充

庭槐楓被宸

禮記曰仲冬之月芸始生鄭玄曰芸香草也若杜若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充滿也槐楓

二木名說文曰綴以萬年綵以紫榛賈逵國語注曰綴連也晉宮閣銘曰

華林園萬年樹十四株綵猶雜也或以嘉嘉名取寵或以

毛詩曰山有紫榛毛萇曰榛木名

美材見珍萬年嘉名之屬結實商秋數華青春禮記曰孟

秋之月其音商楚辭曰青春美謝王逸曰青東方為春位其色青藹藹萋萋馥馥芬

芬爾其結構則脩梁彩制下褰上奇脩梁跨迴故曰褰衆彩殊制故曰奇

徐爰射雉賦注曰褰開也說文曰奇異也析梧復疊勢合形離析梁上所施也析與衡同

梧柱也音悟艷如宛虹赫如奔螭宛虹奔螭梁上之飾也如淳漢書注曰宛虹屈虹也

南距陽榮北極幽崖宜任重道遠厥庸孔多言楊拱交結南自陽

榮而北至幽崖故云任重道遠其功甚多多當為趨廣雅曰趨多也紘移切郭璞上林賦注曰榮屋南簷也在南曰陽論語曰於是列縣休彤之繡桷垂琬琰之文璫任重而道遠

言楠以髹漆飾之而為藻繡以琬琰之王而為文璫漢書曰殿上髹周禮曰王之喪車髹飾鄭玄曰赤多黑少

謂之髹韋昭曰刷漆為髹尚書曰弘璫蝻蝻云若神龍之登

薛琬琰在西序上林賦曰華棖璧璫蝻蝻云若神龍之登

降灼若明月之流光神龍繡楠也明月文璫也爰有禁

楠補注勒分翼張楠附陽馬之短楠也說文曰楠署也扁從承

則一也扁與楠同音必辭切冊楚責切勒分翼張言如獸勒之分鳥翼之張釋名曰勒與肋古字通

以陽馬接以負方陽馬四阿長折也禁楠列布承以陽斑間賦白踈密有章廣雅曰斑分也毛

西第賦曰騰極受檐陽馬承阿飛柳鳥踊雙轅是荷飛柳之形類鳥

考工記曰畫繪之章事亦與白謂之章飛柳鳥踊雙轅是荷飛又有雙轅

任承檐以荷衆材今人名屋四阿拱曰橫柳赴險凌虛

也劉梁七舉曰雙轅覆井芟荷垂英柳吾郎切

獵捷相加其衆材相加或凌虛皎皎白間離離列錢

間白

青瑣之側以白塗之今猶謂之白間列錢晨光內照流

金釭也西京賦曰金釭銜壁是為列錢

景外烜起也西都賦曰激日照於室中而流景外發而延

烈若鉤星在漢煥若雲梁承天星之在河漢煥然高廣

又似雲梁而承於天也廣雅曰辰駟徙增錯轉縣成郭

星或謂之鉤星雲梁以雲為梁也駟徙增錯轉縣成郭

駟或為蝸言合衆板為井欄而形

文錯若蝸之徙遞轉縣之各成郭郭

藻爾雅曰荷芙蓉其莖茄其本密郭璞曰莖下

藻曰藕在泥中者密音密蒼頡篇曰植種也

藻井編以絳會疏紅葩鞞甲直丹綺離婁力俱反廣雅

也西京賦曰蒂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又曰何工

功之瑰璋交綺豁以疏察絳疏謂繪五彩於刻鏤之中

離婁刻鏤之貌劉向熏爐

銘曰彫鏤萬獸離婁相加

函苞葩翕纖縵紛敷

額與茵同說文

繁飾累巧不可勝書

廣雅曰勝舉也

於

於

於

是蘭栢積重寔數矩設

蘭木蘭也。以木蘭為栢，言蘭木重疊交互以相承，有似寔數。

數故借其名焉。蘇林漢書注曰：寔數四股鉤窠，其矩切數所柱切。

櫨子櫨各落以相承

藥拱夭矯而交結

櫨即柳也。櫨子廉切。說文曰：櫨柱上枅也。薛綜西京賦注曰：藥柱上曲木。

兩頭受樞者拱藥類而曲也。夭矯藥拱長壯之貌。矯其天切。

金楹齊列玉馬承跂

金柱也。而以玉磧承柱之跂也。西京賦曰：彫楹玉馬承跂。廣雅曰：磧，磧也。禮記曰：燭不見跂。鄭玄曰：跂，本也。方末切。

青瑣銀鋪是為閨闈

言以青瑣銀鋪是為閨闈之飾。漢書曰：赤墀青瑣銀鋪以銀為鋪首。

也。長門賦曰：擠雙枚既脩重桴，乃飾重桴。屋內重檐也。王戶而撼金鋪。雙枚，既脩重桴，屋內重檐也。在內

謂之雙枚。在外謂之重桴。言重檐既長，因桴招緣邊。同達于外而為重棟，以施采飾也。枚，莫回切。桴，招緣邊。同

流四極

言以桴招秦名屋，緣屋邊隅，市流移至於四極。說文曰：桴，招秦名屋，緣屋邊隅，市流移至於四極。說文

侯衛之班藩服之職

言桴招之居四極，若五服之鎮外藩也。周書有侯衛藩服，小雅曰：班

次也温房承其東序涼室處其西偏温房涼室二殿名下蘭許昌宮賦曰則有

望舒涼室義和温房然下何同時今引之者轉以相明也他皆類此開建陽則朱炎豔啓

金光則清風臻建陽門在東金光在西白虎通曰炎者太陽韋仲將景福殿賦曰昭剛義於金

光崇柔惠於建陽爾雅曰臻至也故冬不凄寒夏無炎燁言寒暑猶門故無寒燁之

惠毛萇詩傳曰凄寒風也國語太子晉曰水無沉氣火無炎燁韋昭曰燁炎起貌昌廷切鈞調中適

可以永年呂氏春秋曰衷也者適也高誘墉垣礪基其

光昭昭爾雅曰牆謂之墉說文曰礪周制白盛今也惟

縹墉之色也周禮曰掌蠶共白盛之屬鄭玄注曰盛猶縹成也謂飾墉使白之蠶也今東萊用蛤謂之又灰劉

梁七舉曰丹墀落帶金釭此焉二等落帶壁帶也而交

縹壁紫柱紅梁為二等漢書曰昭明合其壁明珠翠羽往往而在漢書曰

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壁昭明合其壁

往往明珠翠羽飾之

欽先王之允塞悅重華之無為

尚書曰重華濬

塞孔安國曰舜有深智文明温恭之德信允塞

命共工

使作績明五采之彰施

尚書帝曰垂命汝作共工又曰

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鄭玄

圖象古昔以當箴規

曰績讀曰繪凡畫者為繪胡對切

章昭國語注曰箴箴刺王闕鄭玄毛詩

箋曰規正圓之器

以思親正君曰規也

椒房之列是準

是儀

漢舊儀曰皇后稱椒房詩曰椒

觀虞姬之容止知

治國之佞臣

列女傳曰齊虞姬者名損之齊威王之姬

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即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

肖反曰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諛讒之佞臣也不可

退齊有比躬先生者賢明於道可置左右王乃封即墨

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收故侵地齊國大

治見姜后之解珮寤前世之所遵

列女傳曰周宣王姜

之後也宣王嘗夜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致君王失禮賢鍾離之讜言懿楚樊而晏朝注云永巷堂塗是也

之退身

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也為人極醜自詣宣王願乞一見宣王召見之乃舉手拊

膝曰殆哉殆哉宣王曰願聞命對曰今西有橫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春秋四十壯勇不立此殆也漸臺五層

萬民疲因此二殆也賢者伏匿山林諂諛強於左右此三殆也酒漿沉湎以夜繼日女樂俳優縱橫大笑此四

殆也宣王喟然而歎寡人之殆幾不全拜無鹽君以為王后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聲類曰

讜善言也列女傳曰楚莊王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也王嘗聽朝而罷晏樊姬曰何罷之晏也王曰今旦與賢

者語樊姬曰王之所謂賢者諸侯之客與將國中士也王曰虞丘子也樊姬拊口而笑曰妾幸得充後宮妾所

進者九人今賢於妾者二人與妾同列者七人今夫虞丘子之相楚十餘年矣其所薦者非其子孫則族昆弟

未嘗聞其進賢而退不肖夫知賢而不進是嘉班妾之不忠也若不知賢是無知也豈可謂賢哉

嘉班妾之

辭贊倖孟母之擇鄰

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嘗與班婕妤同輦婕妤好辭曰三代末主乃有

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列女傳曰孟軻母者即孟子母也號曰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

之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子嬉戲為賈又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舍學官

之傍其子遊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曰此可以居子遂居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

必先多聞

國文子曰聰明廣智守以愚多聞博辯守以儉國語曰晉公使趙襄為卿辭曰晉臣多聞臣

不若多聞多雜多雜眩真

楊子曰雜乎雜人病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賈逵國語

注曰眩惑也不眩焉在在乎擇人

左氏傳士文伯謂晉侯曰務三而已一曰擇人杜預

曰擇賢人也故將立德必先近仁

言將欲立德必先近於仁賢也左氏傳穆叔曰太上

立德禮記曰力行近乎仁也

欲此禮之不僞

去乾是以盡乎行道之先

民

大戴禮記曰禮義之不僞何恤人言禮記孔子曰行道之人國語曰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也

朝觀

夕覽何與書紳

言朝夕觀覽圖畫何如書紳之事平論語曰子張書諾紳

若乃階除

連延蕭曼雲征

蕭曼蕭將曼延言高遠也西京賦口途閣雲曼魯靈光殿賦曰飛陛揭孽

緣雲上征檣檻邳張鉤錯矩成

西京賦曰伏檣檻而順聽薛綜曰檣檻臺上欄也邳或爲

不孔安國尚書傳曰丕大也鉤以正曲矩以正方也莊子曰曲者不以鉤方者不以矩錯猶治也

楯類

騰蛇摺

音似瓊英榮楯彫鏤形類騰蛇衆摺文采又似

夫文種於是作榮楯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類龍蛇以獻吳王一日應劭漢書注曰楯欄橫也司馬彪莊子注

曰楯械揆也瓊英王英也此旣施之於檣

如螭之蟠如

蚪之停

廣雅曰無角曰螭龍有角曰蚪龍蟠已見上文

玄軒交登光藻昭明

彪上林賦注曰軒楯下板也上加漆故曰玄軒楯

階除之欄故曰交登鄭玄周禮注曰登升也

馬虞

承獻素質仁形

言爲騶虞以乘軒板狀軒軒然毛萇詩騶虞白虎黑文毛詩序曰仁如騶

虞則王道成矣劉熙孟子注曰獻猶彰天瑞之休顯照

軒軒在物上之稱也廣雅曰實地也

遠戎之來庭司馬相如封禪書駟虞頌曰厥塗靡從天

是以北陰堂承北方軒九戶在北故曰陰堂也方軒併

右个清宴西東其宇杜預左氏傳注曰个東西廂也清

節聚如列星安昌連以求寧安昌臨圃洛陽宮殿簿曰

七間安昌殿十遂及百子後宮攸處韋誕景福殿賦曰

問臨圖殿名

休祥之今名鄭玄毛詩箋曰大奴十子處之斯何窈窕

衆妾則宜百子其殿之名蓋取於此

淑女毛詩曰窈窕淑思齊徽音聿求多祜毛詩曰思齊

母又曰大奴嗣徽音則百斯其祜伊何宜爾子孫宜爾

男又曰靡有不克自求伊祜

已見上文克明克哲克聰克敏蔡邕橋玄碑曰克明克哲實

求錫難老非民賴止

錫之以難老令其壽考詩曰既

度北民

於南則有承光前殿賦政之宮

洛陽官報簿曰許昌宮承光殿

間納賢用能詢道求中

西京賦曰表賢簡能毛萇疆理詩傳曰親戚之謀為詢也疆理

宇宙甄陶國風

左氏傳齊賓媚人謂晉人曰先王疆理天下揚子法言曰甄陶夫下其在和平

李贽曰埏埴為器曰甄陶王雲行雨施品物咸融周易

者亦甄陶其民也埏失然切

其西則有左城右平講肄之場

七略曰

形融猶通也傳言黃帝所作王者宮中必左城而右平城猶國也言有國當治之也

景福殿賦曰乃造彼鞠室講肄謂

習武也賈逵國語注曰肄習也

二六蓋鞠室之數而室有一人也李尤鞠室銘曰國鞠方滿放象陰陽法月衝對二丈相當卞蘭許昌宮賦曰

誤御坐於鞠域觀奇村之曜輝僻脫承便蓋象戎兵二六對而講功體便捷其若飛

言相僻脫似承敵人之便以象戎兵背戰之術也七略曰蹋鞠兵勢也漢書音義曰梓胡若今相僻卧輪之類

赤切察解言歸璧言諸政刑將以行令豈唯娛情言察之既解而

各言歸斯實譬之政刑非為戲樂而已七略曰蹋鞠其法律多微意皆因嬉戲以講練士至今軍士羽林無事

使得蹋鞠歸田以娛情鎮以崇臺寔曰求始求始臺名倉廩所居也韋仲將景福

殿賦曰時襄羊以劉覽步革輦於求始知稼穡之艱難壯農夫之克敏複閣重闈猖狂是

俟莊子曰猖狂妄行也京庾之儲無物不有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鄭玄曰庾露

積穀也西京賦不虞之戒於是焉取言有不虞之戒取京庾以給之周易

曰君子以除戎器戎不虞爾乃建凌雲之層盤浚虞淵之靈沼凌雲

層盤名也為之以承甘露也虞淵靈沼名也韋仲將清景福殿賦曰虞淵靈沼水泱泱毛詩曰王在靈沼清

露灑灑淥水浩浩清露層盤之露也毛詩曰零露漙漙尚書曰浩浩滔天樹以

嘉木植以芳草

西京賦曰嘉木樹庭芳草如積

悠悠玄魚醴醴白鳥

子孔子歌曰黃河洋洋悠悠之魚毛詩曰白鳥騫騫毛萇曰騫騫高肥澤也騫與醴音義同沈浮翱翔

樂我皇道

言魚鳥得所

若乃蚪龍灌注溝洫交流

言為蚪龍之形吐水

灌注以成溝洫交橫而流東征賦曰望河洛之交流陸設殿館水方輕舟

爾雅曰大夫方

舟郭璞曰併兩船

篁棲鷗鷺瀨戲鯉鮒

音由服虔漢書注曰篁音由服虔漢書注曰篁

二魚豐侔淮海富賑山丘

字林曰侔齊等也馮衍爵銘曰富如江海孫卿子曰節用

裕民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爾雅曰聚叢集委積焉可殫籌

鄭玄周禮注曰少曰

委多曰積儀禮注曰籌筭也

雖咸池之壯觀夫何足以比讎

春秋漢含章曰

咸池主五穀宋均曰咸池取水灌注生物以為名也元命包曰其星五者各有職以蓄積為天持五穀爾雅

曰讎匹也視周切

於是碣以高昌崇觀表以建城峻廬

薛綜東

曰高昌建城二觀名也韋仲將景福
巖巖堯岑立崔嵬禱

居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又曰巒山墮飛閣干雲浮塔

乘虛西都賦曰脩塗飛閣西京賦曰遙目九野遠覽長

圖謂建城也淮南子曰上通九天下貫九野高誘曰九

地之圖野頽眺三市孰有誰無謂高昌也韋仲將景福殿

隊之京市周禮曰大市日反而市朝市朝時為市夕時為市孟子曰古之為市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觀

農人之耘耔亮稼穡之艱難惟饗良年之豐寡思無逸

之所歎毛詩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尚書無逸周公曰

曰我聞在昔王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之享國

五十有九年自是厥後立王生則逸或五六年或四三

年感物衆而思深因居高而慮危謂三市也感猶思也

天下之貨又曰君惟天德之不易懼世俗之難知周易曰用

九天德不可為首也尚書觀器械之良窳以察俗化之

誠偽文子曰器械不惡而職事不慢也鄭玄禮記曰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兵記曰舜陶河濱器不苦

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耳

貴踐之所在悟政刑之夷陂晏子春秋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則識貴賤乎

對曰既竊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是時也景公

書傳曰夷平也陂險也亦所以省風助教豈惟盤樂而崇侈靡

省風觀器械也國語伶州鳩曰天子省風以作樂助教

察政刑也班固漢書述曰威實輔德刑亦助教子虛賦

曰奢言淫樂屯坊列署三十有二星居宿陳綺錯鱗比

聲類曰坊別屋也方與坊古字通釋名曰坊別屋名星散也列位布散也宿星宿也此比相次也扶至切辛

壬癸甲爲之名秩

辛壬癸甲十干之名今取以題坊署以別先後也

房室齊均

堂庭如一出此入彼欲反志術

廣雅曰術道也

惟工匠之多端

固萬變之不窮

楚辭曰亦多端而膠加又曰萬變之情豈其可盡

物無難而不

知乃與造化乎比隆

列子曰穆王見偃師數曰人之巧乃與造化同功造化已見東都賦

注讎天地以開基並列宿而作制制無細而不協於規

景作無微而不違於水臬

五結切無細不合皆言合也無微而違言不違也周禮匠人

建國水地以縣置槩以縣眠其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鄭玄曰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

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也槩古文臬假借字也於所平之地中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眠之其景將以正四方

也故其增構如積植木如林區連域絕葉比枝分離背

別趣駢田胥附

離背別趣各有所施也駢田胥附羅列相著也

縱橫踰延各有

收注公輸荒其規矩匠石不知其所斲

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鄭玄禮

記注曰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多技巧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荒廢也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櫟社樹觀者如市匠伯不顧司馬彪曰匠石字伯說文曰斲竹句切

既窮巧於規摹何彩章之未

殫爾乃文以朱綠飾以碧丹

言既極規摹之巧而未盡朱章之盛故文之以朱綠

而飾之以碧丹也傳毅七激曰點以銀黃爍以琅玕黃文以朱綠殫下或有驗字非也

黃金漢書曰楊僕懷銀黃也

光明熠

以燭藥

文彩璘班

說文曰熠盛光也燭火光也

埤蒼曰璘璘文貌

清風萃而成饗朝日曜而增鮮雖崐崙之

靈宮將何以乎侈旃

穆天子傳曰天子升於崐崙

規矩既

應乎天地舉措又順乎四時

太玄經曰天道成規地道成矩文子曰舉措廢

置不可不審順乎四時即順時立政也

是以六合元亨九有雍熙

呂氏春秋曰神

通乎六合高誘曰四方上下為六合元亨已見上文毛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毛萇曰九有九州也東京賦

曰上下共其雍熙尚書曰黎家懷克讓之風人詠康哉民於變時雍又曰厥績咸熙

之詩尚書曰允恭克讓又咎繇乃歌曰莫不優游以自

得故淡泊而無所思毛詩曰優哉游哉鄭玄曰優游自安止也東都主人曰莫不優游而

自得玉潤而金聲淮南子曰所謂有天下者自得而已老子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說文曰泊無為也莊子

曰知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曰何思何慮則知道黃帝曰無思無慮則知道也歷列辟而論功

無今日之至治直之反封禪書曰歷選列辟李尤平樂觀賦曰披典籍以論功蓋罔及乎大漢莊

子曰容成氏大庭氏若此時至治也彼吳蜀之湮滅固可翹足而待之禪

書曰湮滅而不稱新序趙良謂商君曰然聖上猶孜孜

君亡可翹足而待也廣雅曰翹舉也

孜孜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

孜孜善者舜之徒也孳與孜同

鄭玄毛詩箋曰忒變也家語魯君招忠正之士開公直之

路漢書谷永上書曰崇諫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之典

謨周公昔戒謂無逸也除無用之官省生事之故史記

漸吳起如楚捐不急之官漢書蕭望之曰生事於外夷

賈逵國語注絕流遁之繁禮反民情於太素淮南子

道於水或道於土或道於金或道於火此五者一足以

亂天下也說文曰道遷也尚書曰禮煩即故能翔岐陽

之鳴鳳納虞氏之白環國語周內史過曰周之興也鸞

環及珮蒼龍覲於陂塘龜書出於河源魏志文紀曰

陂魏略文紀曰神龜出於靈池東京賦曰醴泉涌於池

龜書卑妙班固漢書贊曰漢使窮河源也醴泉涌於池

圃靈芝生於丘園

魏志曰延康元年醴泉出芝草生於樂平郡

摠神靈之貺

祐集華夏之至歡

王逸楚辭注曰摠合也春秋元命包曰通三靈之貺長楊賦曰受神人之

福祐爾雅曰貺賜也祐福也尚書曰華夏蠻貊

方四三皇而六五帝曾何周夏

之足言

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燕丹子夏扶謂荆軻曰何以教太子軻曰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

霸於君何如也

文選卷第十一